

年

卷

期

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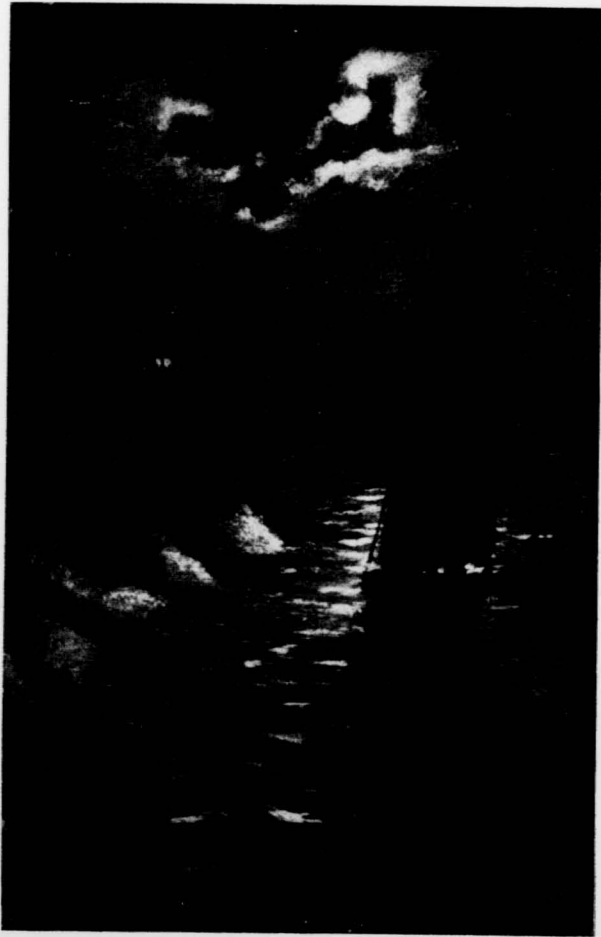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期

第 四 卷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編

#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 CHINESE TRANSLATION

Printed &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LTD.

### 商 務 印 書 館

#### 續 售 短 期 預 約

此書正待發行  
 適遭訴訟輾轉  
 數月各界欲購  
 不能責難紛至  
 敝館非常愧疚  
 茲案已了結前  
 訂預約諸君均  
 可如期取書敝  
 館爲酬答 惠  
 顧諸君盛意特  
 再續售短期預  
 約簡章如下

英漢  
 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 (一) 此項續售預約  
 書價仍收每部  
 大洋十七元一  
 次收足郵運費  
 亦仍照舊例
- (二) 此項續售預約  
 以十二年陽曆  
 十一月底截止  
 准於十二年陽  
 曆十二月底出  
 書



# 東方儲蓄銀公司

有獎儲蓄

● 穩妥可靠第一

● 獎金豐富第一

● 利益優厚第一

● 還本獨多第一

詳章函索即寄

▼總公司在上海北京路三號



奉贈

(致富捷徑)  
(成功秘訣)

如承函索請書明詳細地址即寄奉



(一 其) 京 東 之 後 災



(二 其) 京 東 之 後 災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旅 行 者 必 備

經商遊  
客到處  
人地生  
疎每苦  
無人指  
導本館  
有鑒於  
斯特編  
輯下列  
各書以  
便行旅  
之用

中國旅行指南	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元
上海指南	六角
留美指南	三元五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三角五分
廬山指南	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角五分
雞公山指南	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二角五分



由林卓成 醫士舉薦 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治人愈症



醫士不贊成其病家購服現成之藥丸者為居多除非其藥品有特別之奇功已曾救治其病家專治之功效敢信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名醫所公認推為血薄氣衰腦筋疲乏所起各症之聖藥已經名醫開方所用者係中國星州人旅亞士巴二力三十九號布商劉和成德記經理人吳錫樞先生係名醫且加坡星士巴二力三十九號布商劉和成德記經理人吳錫樞先生係名醫且

但頭暈目眩腦筋衰弱近來身力不足求治以復康強多方醫治服藥非

余從未見其功效反加厲幸由友林卓成醫士舉薦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數瓶按法服後覺精神漸進稍後胃覺用漸全愈

現下精力強健諸恙悉去

深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

使我不復病

原亦得強

感余友之林

醫也薦士

功也紅廉

大醫生色補丸

年以傷胃不消九有補血健腦之功不分男女均可服用專治血薄氣衰發熱病後以重症之化易於復原且此丸稱天下馳名婦科各症之靈藥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瓶六角

西藥均極詳備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不取分文

衛生小書奉送

吳錫樞君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彼腦筋衰弱頭暈目眩瘦弱無力



4160(1)



## 春者相音

西神

何其超擁著一份絕大的遺產。錦繡般的田園。甜蜜般的光陰。在旁人看起來。何等的逍遙自在啊。那知何其超自己的思想。却正和旁人做了南北極。絕端反對。旁人估量他樂不可支。他却是苦不勝言。一天到晚。總是爲著金錢操心。田上的收租。預備家內的用項。房租店股一定的收入。預備社交上種種必不可少的應酬。和意外的損失。每一年的大年初一。何其超便拿着一把算盤。攤着一本賬簿。筆啊墨啊。堆滿了一桌子。算盤珠撥得震天價響。左手打算盤。右手便筆不停揮。一行一行的寫下來。費了好半天的工夫。鬧得頭昏眼花。纔把一張預算表造好。真是一

清百楚。比着銀行或大公司中的新式簿記。還要清爽了許多。若講到財政破產的政府。大家鬧着一筆糊塗賬。雖也仿造幾張統計表。不過是官樣文章。掩人耳目。那更遠不如何其超這張預算表。來得有條有理了。但是何其超的預算表。儘管算得一絲不漏。到了一兩個月之後。總不免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或是店中的賬房先生。捲了一筆鉅款逃走了。或是水旱天災。田中的收入要大大的打一折扣。或是替人作保。要賠償人家的損失。履行中保的義務。或是某項股票的價值。因著公司周轉不靈。雖然竭力維持。不致立時擱淺。然而股票的價值。業已一落千丈。再

加以家庭瑣碎之事。米價漲了。一石米要照預算表上加上好幾塊錢。幾位少爺小姐。身上穿的衣服。原是可以將就過去的。爲著要到親戚家去吃喜酒。少不得每人添做一兩件。他本是一個大家庭。食指繁多。一算又是一筆鉅量的出款。其他零星雜用。記不勝記。譬如梅黃時節。屋上有些滲漏。一定要喊都料匠來修理。照他家人的意思。原想大大的油漆一回。何其超那裏肯這樣輕舉妄動。只不過略略的點綴點綴。算是粉飾太平的意思。因著現在物料昂貴。人工增價。計算起來。何其超已好像割去了一塊肉似的。他家傳一輛汽車。還是何其超老太爺的遺產。機器固然不好。式樣也不入時。何其超幾次想把他賣去易錢。無奈要出風頭的人。誰肯買這種的破舊車子。沒有錢的人。又連這種車子還買不起。何其超只得擱在一邊。遇看緊要的事情。或是禁不住家人勸着出去兜風咧。游玩咧。也把這輛車子取來應用。橫豎比着到汽車公司去零雇。幾塊錢一點鐘的。總還要便宜好些。因此却又發生了

一個問題。做汽車夫的人。十個倒有十一個要搯主人的油。天下老鴉一般黑。既然有錢坐得起汽車。對於這點小事。也就不癡不聩。不作阿家翁。給他一個馬馬虎虎過去。汽車夫搯油的法子。總是在汽車油上面想法。偏偏這位何先生。對於他的汽車夫。防得比強盜還要利害。幾塊錢一聽油。一聽油要用多少日子。也造好了一張預算表。汽車夫休說搯油。連水都喝不到一滴。便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常常借著修理機器爲名。向何其超支付銀錢。何其超雖然覺着修理費太多。然而同人家談起來。總還要賣弄自己的本領。說只有我的汽車夫。從來不搯我的油呢。何其超天天爲着這等事情。費盡心機。除了穿衣吃飯之外。像驢子牽磨似的。在幾個錢眼旁邊。跳來跳去。旋轉不休。所以人家說他有了錢應該快活。他反覺得鬱鬱不樂咧。有一天。何其超家內來了幾個朋友。大家閒談了一回。談鋒漸漸引到人生觀上面來了。甲友先說道。人生在世。靠着

着他維持生命的。究竟是那一件東西。乙友道。空氣。沒有

空氣就不能呼吸了。丙友道。不然不然。靠着生活的原料多得很呢。水咧。食物咧。那一件是可缺少的。一個人單單會喝會吃。大不了一隻飯桶罷了。機械式的模型。有什麼用處。我意人類維持生命最緊要的東西。畢竟要推智識第一。有了智識。纔會物質文明。科學發達咧。丁友道。你們兩位各有主張。也不能說誰是誰非。不過這都是些門面話。老實說來。人類第一緊要的東西。自然要算金錢。一個人沒有錢。甚麼事都不能去做。況且現在是拜金主義盛行時代。社會便是金錢的結晶品。軍閥家的龍爭虎鬪。官僚派的狗苟蠅營。表面上雖借著一個新鮮正大的名目。實在總是受着金錢的驅使罷了。就是有智識階級的人。也逃不了金錢的勢力範圍。有智識的。未必人人都有金錢。赤手空拳。濟得甚事。合著名士值幾文錢。那句調侃話兒。有了金錢。便得有智識。依然是面團圍一個富家翁。並且造物弄人。最不公平。越是蠢如鹿豕。越是安富尊榮。食肉者鄙。真一些不錯呢。這一夕話說完之後。合座的人

都鴉雀無聲。似乎受了什麼感觸似的。覺得這番議論。很與現在的社會環境相合。大家都抱着我生不辰之感呢。不料在這空氣沉寂的時候。何其超忽然用着極鄭重的態度。起立發言。那位發揮金錢主義的丁友。還當是方纔一夕話。得罪了主人翁。連忙搶着聲明道。兄弟所說有錢的人。未必都有智識。是指普通人說的。像你其翁是除外。不在此例的。兄弟說話鹵莽。請其翁恕我唐突罷。何其超笑道。我們今天難得有閒工夫研究這個問題。我正要虛心受教。並沒有見怪的意思。現在且聽我宣布我的主張罷。我根據着多年的經驗。細密的觀察。自己的甘苦。得着下面的兩條公例。

- 一、金錢確是維持人類生命的元素。
- 二、金錢雖然有這樣的功用。但他的性質。是不使人愉快而使人愁悶的。

所以我對於丁友的主張。僅有一半贊同。尙未全部承認。何其超話還沒完。那位丁友又攙着發言道。其翁的議論。

很帶些哲學意味。可是兄弟還有一個鐵證在此。可爲強有力的反對。就是其翁府上那位春米人。我每到府上一次。總看見他赤着兩隻腳。立在石臼上面。一脚高一脚低的在大門旁邊舂米。口內總是唱着山歌道。不要金銀不要妻。也無驚恐也無愁。又是甚麼花開四壁千杯酒。月上東山一局棋。你看他何等自由自在啊。若說是世上人們。沒有一個不愛錢。他爲什麼分明說不要金銀呢。至於他有了錢。快樂不快樂。這還是第二層的問題哩。何其超聽着笑道。他來此舂米。就是爲着要得幾個工資。可以維持他的生活。這樣說。我第一條的公例。已解決哩。至於第二條的公例呢。請諸位耐着性子。等兩三天之後。再光降寒舍。便也可以見個分曉。當下大家又談了一回旁的。事情。便都分頭回家。臨走的時候。何其超送他們到大門之前。果然看見那個舂米人阿三。免起鶻落的在那兒舂米。舂得很覺起勁。口內不住的哼唧唧。唱着山歌。似乎他的主人送幾位客人在他身旁走過。他看都沒有看見。客人

中那位丁友便又對着何其超說道。這個舂米人真是無懷葛天氏之民。一片天真。渾然未鑿。你要鑿開他的混沌。亦有些不容易呢。何其超也對他一笑道。瞧着罷咧。客人去後。天色不早。阿三也停了舂米去吃夜飯。吃完了。依舊走上石臼。做他的夜工。不料第一次把木杵舂下去的時候。覺得有件東西放在臼內。慌忙彎下身子一看。哈哈。這不是一包雪白的洋錢麼。打開來一數。五十塊簇新的袁世凱洋錢。一塊不少。一塊不多。五十塊大洋。在阿三眼中看起來。那還了得。石臼中那裏會有洋錢跑來。若說是人家遺失在這兒的時候。已不早。並沒有別人走來。就是遺失。總是在地上走路的所在。怎麼會到石臼裏來呢。想了想。哦。是我前幾天在竈王爺面前許了一個心願。今天果然靈驗了。呀。不對。竈王爺不管銀錢出入的事情。一定是我那天在財神菩薩那兒。磕了一百零三個響頭。把頭都磕破了一角。隔了兩天。額角上墳起了一個大塊。像剛出蒸籠的饅頭一般。足足痛了三天。方纔平復。天可

憐見我阿三苦命。所以財神菩薩也發了慈悲心。吩咐看財童子。特地把五十塊大洋運到這石臼中來。要不是這樣。難道那遺失的人。不會來找尋麼。現在好了。我阿三也做了富人了。還幹這舂米撈什子做甚麼。一面自言自語。一面便把那五十塊錢。塞在罩裙之內。與匆匆的趕到家。他本是一個單身漢。三十多歲的年紀。還沒有討過老婆。然而食色天性。孤衾單枕。長夜寒宵。免不得呆着出神。這天有了五十塊錢。夢境中第一樁事情。便是和他意中人。江北乳孀孀結婚。玉鏡臺前。銷金帳裏。好不旖旎風光。正在領略溫柔滋味。忽然走來一個彪形大漢。虎吼的吆喝道。偷錢的賊。在這裏了。左右快給我拿下。便有十幾個公人模樣的人。手執鐮鏹鎖鍊。立刻把自己細縛起來。阿三嚇得拼命亂叫。出了一身冷汗。耳中忽聽見隔壁王老太家那隻雄雞。喔喔的啼着。揉開眼睛一看。窗上已微微放出亮光。方纔知道是做了一個夢。驚魂甫定。兩隻眼睛再也不能合在一起。草草的喫了些東西。依舊到何其超

門前去舂米。可是記望着那五十塊錢。無精打采。舂米也不起勁。不要說再唱山歌了。好容易熬到晚上。跑到家中。第一先在床下那隻放洋錢的甕頭內。伸手去一摸。那五十塊洋錢。原封不動。方纔放心。可是今天的怪夢。越發來得多了。忽而遭着強盜的打劫。忽而喫了一場官司。關在牢監之內。鐵窗紅淚。萬種淒涼。忽而竈王爺財神菩薩。都紆尊降貴。到他家內。說他太沒良心。何家的主人待他不錯。爲什麼還要偷他的五十塊錢。便有一班天神天將。把他手脚縛好。向着茫茫大海之中。儘力的一擲。自己便被洪濤巨浪。捲到海底。給一條癩龍吞入腹內去了。忽而又是十殿閻王那邊。派來許多牛頭馬面。要捉他去。嘗一嘗刀山劍池。油鍋地獄的滋味。阿三嚇得從睡夢中大哭起來。這樣一哭。倒把自己哭醒了。摸摸那包洋錢。依舊好好的攔在一旁。便不禁發生一種感想。金錢這樣東西。雖然是件寶貝。有時却也害人不淺。一到舂米的時候。他又想怎樣去用這五十塊錢。却覺得有了這樣。沒有那樣。若是

索性不用。把他儲蓄起來。又恐怕沒有可靠的地方。想來想去。不覺又是紅日銜山。白費了一天的思想。終究沒有安頓的方法。反而弄得茶飯無心。面上有些火辣辣的。頭也覺得有些痛了。正在呆了的出神。驀地裏何其超來了。對着自己打量了一番。很冷酷的擺出東家的架子。厲聲問道。阿三。我看你這兩天像懷着鬼胎似的。一臉的邪氣。每天也春不了多少米。這種吃糧不做事。仔細揭你的皮。給我早早滾蛋罷。阿三當時啞啞連聲。回到家中。想我從來沒有受過主人的訓斥。何況這樣的嚴厲辱罵呢。這都是五十塊錢的作祟。咳。命裏窮來只是窮。橫財富不到命窮人。我還是把這五十塊錢還了原主罷。但是叫我交還那一個人呢。爲了這五十塊錢。夜間沒有好睡。日間沒有心緒做工。好端端的做了兩天兩夜的金錢奴隸。實在被他累得殺了。咳。金錢金錢。究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呢。這天夜裏。阿三依舊是七顛八倒。鬧了一夜沒有合眼。東方發白。一骨碌從牀上爬了起來。想道。金錢一定不是好東

西。他既從來處來。我還叫他從去處去。我們這班人只可辛辛苦苦。每月把血汗換幾個工錢。倒覺得天君泰然。身心兩益。偶然得了一筆意外的錢財。便有許多的魔鬼。隨着我纏擾不休也罷。我從石臼中得來。還是從石臼中叫他去便了。心上一有辦法。便覺鎮定了許多。上工的時候。衲着那包洋錢。踱到何其超家內。剛剛走進大門。冷不防何其超一把捏着他的手問道。我前兩天有五十塊錢。擱在這兒。你看見沒有。阿三連忙答應道。有的有的。說着便把那包洋錢。雙手奉上。何其超對他笑了一笑。說道。好孩子。我不過頑着罷了。你好好的仍舊舂你的米罷。一面說着。一面便覓到書房中去。似乎有好幾位客人。早在書房中間。互相說笑。又聽得何其超說過。何如。這不過偶弄狡獪便了。明天再請諸位到此。完全解決這問題罷。阿三聽了一些不懂。只用心舂他的米。心上沒有記罪的事情。舂起米來。也覺得起勁多了。不比前兩天的有氣無力。阿三舂米越舂得起勁。越覺得金錢是身外之物。有錢癖的

人們拚命的積聚金錢。愈多愈妙。真不知有什麼用處。財去身安樂。阿三自從交出了五十塊錢之後。第一天便好似得了一種深刻的安慰。早把那連宵噩夢。幾日愁雲。消融得冥然無迹。第二天便完全恢復原狀。春米時依舊唱着不要金銀不娶妻。也無驚恐也無愁。和花開四壁千杯酒。月上東山一局棋的山歌了。悠揚的歌聲之間。還夾

着一片笑聲。便是何其超逼着他幾位朋友。要請自己吃着成功宴咧。

何其超的試驗。完全勝利了。但是他自己依舊循着那條勞心勞力。乾燥無味的軌道上走去。屈伏在金錢勢力之下。一天也沒得休息。

(完)

人要老  
來境况  
好。除自  
儲蓄生  
活必需  
之費外  
須令子  
女有職  
業。



但是未受教育的子女，萬萬尋不到職業的。現在的教育費何等昂貴，生活費何等高大，小數不夠用，鉅款如何積得成呢？況且人是說不定的，積了一年二年，自己先不濟了，又怎樣呢？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的章程**能夠

回答這兩句話。(上海北京路  
四川路角)





6- 2̇ 1̇ | 7 | 6- 5 5 | 3- 5. 6 3 | 2 2 2- | 2 6. 5 3 | 5- 5- ||

五尺上乙五六六工六五工尺尺尺尺五六工六六  
鶯込鸞曷簋莖棗沟勻幸沟篳篳篳篳葛也匠簋行  
榮泉涓涓而始流慕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休

六 段 (完)



2̇ 2̇ 2̇- | 2̇ 3̇ 4̇ 3̇ 2̇ 7 | 2̇- 2̇ | 7. 2̇ 7. 6 | 5. 5 5- |

尺尺尺尺工凡工尺乙尺尺乙尺乙五六六六  
篳荷篳肉句弁池込虛荷芽篳海牙勾淘篳心任去留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6 2. 3 6 5 | 3- 5. 5 | 2- 2. 3 | 2 2- 3 | 2. 2 5. 6 |

五尺工五六工六六尺尺工尺尺工尺尺六五  
尼篳勻篳巨巨芍萑之篳篳工篳願帝鄉不甸可  
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甸可



6 3 2 7. 2̇ | 2̇- 2̇ 6 | 5. 3 5 5 | 3 5 6 3 2 2 | 2- 2 2 |

五工尺乙尺尺尺五六六六工六五工尺尺尺尺尺  
鶯篳込虛牙篳鳩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泉以舒嘯臨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泉以舒嘯臨



6. 5 3 5 | 5- 1. 2 | 1. 6 5 5 | 5̇ 2̇ 1̇ 5̇ | 1̇- 2̇- | 1̇- 0 ||

五六工六六上尺上五六六六尺上六上尺上  
也込匠篳六六勻甸勻化而歸盡樂夫天四命復奚疑  
清流而賦詩聊成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正 曲終

歸 去 來 辭 四 段 (未完) 林履彬



6̣. 5̣ 5̣ 5̣ | 2̣ 6̣ 5̣ 3̣ 5̣ | 5̣-5̣. 3̣ | 2̣ 1̣ 2̣ 2̣-

五 六 六 六 尺 五 六 工 六 六 六 工 尺 上 尺 尺  
 色 笛 笛 笛 筠 筠 笛 笛 笛 笛 笛 尺 上 尺 尺  
 歸 去 來 兮 請 息 交 以 絕 遊 世 與 我 而 相 遣



6̣ 5̣ 5̣ 5̣ 5̣ | 5̣-3̣. 3̣ | 5̣. 6̣ 3̣ 2̣ 2̣- | 2̣. 2̣ 6̣. 5̣ | 3̣ 5̣ 5̣- ||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工 工 六 五 工 尺 尺 尺 尺 五 六 工 六 六  
 色 笛 笛 笛 笛 正 筠 筠 勻 牽 筠 笛 笛 筠 笛 色 五 筠 笛  
 復 駕 言 兮 焉 求 悅 親 戚 之 情 語 樂 琴 書 以 消 憂

五 段



6̣. 7̣ 3̣ 2̣ | 1̣ 2̣ 2̣- | 7̣ 1̣. 2̣ 7̣ 6̣ 5̣ | 5̣- 7̣. 6̣ | 6̣ 6̣ 7̣ 6̣ |

五 乙 工 尺 上 尺 尺 乙 上 尺 乙 五 六 六 乙 五 五 五 乙 五  
 筠 筠 筠 笛 笛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農 人 告 予 以 春 及 將 有 事 於 西 疇 或 命 巾 車 或 掉



5̣ 5̣- 6̣ | 1̣. 2̣ 3̣ 3̣ 3̣ | 7̣ 2̣ 3̣ 7̣ 6̣ | 5̣- 5̣ 3̣ | 2̣. 2̣ 1̣ 6̣ |

六 六 五 上 尺 工 工 工 乙 尺 工 乙 五 六 六 工 尺 尺 上 五  
 芭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筠  
 孤 舟 既 窈 窕 以 尋 壑 亦 崎 嶇 而 經 丘 木 欣 欣 以 向

# 萬國儲蓄會的通告

有人道、這一粒穀種了下去、須俟幾個月後、方能成稻生穀、這不是太長久麼、而且每年要種、不能一種之後、年年生穀、這不是太煩勞麼、倒不如種果子樹、一種之後、年年可生果子、無須二次費力、但是種樹生果、須時更久、斷不是兩年三年能成功的、這不是更要長久麼、如此存心的人、無異儲蓄之後、既嫌月月付款太煩、又嫌還本之期太遠、殊不知世上的事、倘要腳踏實地、無一不要費許多的勤力、歷許多的時日、然後方有真確的利益可得、不然、譬如頃刻生花、立時成果的方法、祇是幻戲家愚人之術、豈能真有效果的、儲蓄的人、苟能明白此理、自然應向萬國儲蓄會儲蓄了、萬國儲蓄會的章程、全會每月儲款十二元、期滿還本二千元、半會每月儲款六元、期滿還本一千元、四分之一會、每月儲款三元、期滿還本五百元、都有紅利照加、每月還有開獎的希望、特獎一項、全會可得一萬九千多元、頭二三四等獎、各有十九個、小獎尚不計在內、欲知詳細章程、可向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萬國儲蓄會索取、便可明白一切了、



## 突如特過節

(La mardi-Gras de Troit)

達觀譯

李黨白銳 (André Lichtenbrger) 著

著者於一八七十年生於司突傑司波 Strasbourg，  
是法國現代的作家。

突如特說：

——熱祿，你知道吧，今天是開葷的節期。我要到高不矮太太家裏去赴兒童俱樂部；我要穿阿容先生的彩衣；我要喫大塊片的糕餅；我要跳舞；我又要喝很利害的酒，因為我已經成了大人，並且……

熱祿說：

——突如特小先生，你放安靜些罷，你總不讓我安安穩穩的替你扣了鞋扣子。

突如特果然歇了許久不作聲，但仍不過三秒鐘。哦，他覺得好像螞蟻來了，螞蟻亂爬，嚇人，令人發癢……磅的一聲，兩隻小腿一伸，就同一副彈鎖似的，險些不會碰到熱祿的鼻樑上去。

熱祿生氣說：

——這樣混鬧，將要耽誤了入席的時間，席上還有一位女太太呢。

突如特莊重起來了，他知道人們不應該令那些女太太們等候着。他竭力自持。他又問：

——熱祿，是那一位太太？

——是賽利尼太太，你該知道，就是去年死去的小緒撒拉的母親。

突如特沈着臉色，他知道當人談到死的時候，應該要板起面孔來。

死，是大人們的事，是神秘的事。有許多紅的白的天神；有些好聽的音樂；那些事並不見得可悲可慘。但是還有許多穿黑衣的人，哭聲，和別的許多可怕的东西。有一個人，不動彈，長躺在一個木匣裏，好像一個很大的骨牌匣子；因此……突如特想起玩骨牌的方法；但是不十分好玩，却也有些趣味；但終不及扮做一個滑稽戲人有趣。哦！那多好！

一匹飛跑的小馬，從食堂門跑來。這就是突如特……  
——孩子，慢慢地，他的母親說。

那裏有一位太太。她全身是黑衣服。一片大黑紗巾將她裹住。她的頭髮全是白色。但是她年紀並不過老。她的面色也是慘白。她瘦而且白！突如特被人截住問道：

——你不認識賽利尼太太嗎？

突如特走到那位太太的面前，又將臉送將過去，她吻了他一下，令他有些發癢，因為她的嘴唇是很顫動的，

我的小突如特，你不記得小緒撒拉了嗎？說話的這種聲音，在突如特聽起來，好像來得很遠，因這聲音微弱得很。

突如特想起來了。這小緒撒拉是一位很溫和，且很聰慧的小姑娘。但是，她常帶着慘白和困憊的形容。她的面色，除去兩頰之外，都同她母親的面色一樣。她只有兩頰有時尚發現紅色，她差不多天天咳嗽，這樣使她現出很有病的模樣！最後，突如特會見她的那一次，突如特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正是上一次的開葷節，也在高不矮太太家裏做兒童跳舞會。她那時扮作牧羊女裝，這位可憐的牧羊女，無力追隨她的那些小羊。人將她安置在大椅上，她的四圍都被許多披巾和毛衣包裹住了。突如特扮作牧童哥的裝束，人說他們倆是一對小夫婦。跳舞

跳到下午的時候，他斯斯文文的挨近她的身邊坐下，同她親吻，又拿許多糖果給她喫，她總是不喫。她，她微微一笑，最是好看了，她說了一聲謝謝，又咳嗽起來。今年她是不能到那裏去了，但是那裏一定仍有別人。第一，那裏一定沒有馬麗，不是馬麗多里愛，這一位，並不在突如特心上；但是還有那一位，名馬麗米尼……突如特是喜歡里里，或是喜歡伊烏德呢？或者蘇郎愛也去罷，她年紀還小……這也是一個機遇！他問：

——媽媽，蘇郎愛到高不矮太太家的跳舞會去不去？

——突如特！媽媽叱了他一聲。

突如特紅了臉，低下頭，鼻尖兒直貼到碟子上。小孩們不應該在席上多說話的。或者在這位穿黑衣的太太之前不應該談到跳舞……可憐的小緒撒拉！他愛她極了。但是，真是晦氣，她的媽媽偏偏今天到他家來喫飯，那時正是突如特有許多話要說！不錯，她已死了；可惜得很，但是人對於這事，却是沒有方法，然突如特自身尚不會死。

！他不能像這樣的死了！突如特是一個男兒，很強健的，那位好滑稽的熱祿，昨天告訴他，說她生成賽雄雞的腿，賽紅蘿蔔的血；因雄雞的腿，自然是很強壯；人家喫起紅蘿蔔，自然看見那鮮紅的顏色。突如特活潑潑地，遏抑不住；他的兩條腿亂動，舉起他的酒杯，又將叉子弄掉，搖搖擺擺的好像他的椅子上生了針似的……！噯！這位太太來得真不巧！突如特很想向她發脾氣，並且也許已發了脾氣，他那時仰起鼻子，用一種很奇異的目光，釘着她的身上，看個不了。

飯畢，又喫了水菓。突如特同那位太太親吻之後，就跑到花園中去了。他同銳僕（狗名）一齊跑，要去將畢司（狗名）洗一洗，畢司不願意。將花匠的小車也打翻了，將他的椅子上又闖穿了一個洞，將花室的玻璃，也打碎了一塊。但是時候還不到。這還不到兩點鐘嗎？

後來，熱祿來叫他了。突如特兩手一鬆，好像一枝箭似的跑上前去。

又過了半點鐘，媽媽從花園出來了，送一件很精緻的彩衣來。突如特快活的了不得。他看一看肚皮上高凸的一塊，又掉過頭看一看脊背上高凸的那一塊。他拖着木屐，軋軋價響。帽子戴在耳朵之上，又歡喜看着那衣服上紅黃各種顏色。他自己恭敬自己，他自己尊重自己。高不矮太太住在附近。他們步走前去。走到路上的時候，突如特手舞足蹈，或大聲叫喊，或引頸長歌，那活潑的樣兒，好像一瓶有氣力的酒，不住的向外衝動似的。他全身上下，亂動不已。他看見那前後帶着兩個凸出的影子，更使他驕傲。很有好幾次他要向上跳，却跳不高。他的媽媽譏笑他，他立刻收斂神色，且一點不說話，恭恭敬敬的。嗚！他看見……但沒有什麼。那時日光和煦，似是笑容，微風鼓蕩，似是切切細語，路上只不過是幾隻腿來往轉動……那副莊嚴的神色，或可以維持到明天罷。

來此已是高不矮太太的住宅。這所住宅的天花板很高，僕人們的身量也是很高，他們都莊顏厲色的來迎接

人，令突如特很有些害怕。不要緊！今天突如特不怕他們了，並且從他們的面前走過去，一點兒也不膽怯。他走進客廳裏去。哦！應該要向高不矮太太問一聲安。這仍是一件討厭的事。有幾位太太們將他拉轉過來，又拉轉過去，糾纏他。她們真討厭！不好！白浪丹太太來了：當突如特小時，她有一次要求他答應讓她按吻，他拒絕了她說：不，謝罷！他是很有理由的，因為她要同他接吻時，有些什麼東西刺人（外婦間有生鬚者），吻後，臉上全被污溼了。但是現在突如特已長大了，他想起以前的事有些不好意思。

呵呀，好了，突如特輕輕逃將出來，雜入一個小小的跳舞隊裏去。起先，他很驚疑。他不認識一個人。如此跳來跳去，打旋轉……裝鬼臉，嘈嘈雜雜，鬧了一下午……突如特自覺實在有些沒趣。他連一個熟伴也不會見。嗚！那裏來了馬麗多里愛……突如特也不在意。

多麼不幸！馬麗米尼和里里都病了；伊區納和莫托又

被別家請去突如特的面色漸漸沈下去，於是那裏也不好玩了。

幸而好，蘇郎愛來了！這是一個機遇了！她扮作候爵夫人，散開了頭髮，下面穿着一條凸起的裙子。突如特很喜歡，跑到她面前去。但是她接着他就狂笑起來說：

——哦！我的可憐突如特，你如何扮作這樣醜陋！

突如特很受屈的。他不想她竟有這種壞脾氣。然而他也不說出，又請她同他跳舞去。但她裝出大人的腔口拒絕了他，說：

——不能，我親愛的，你太小了；況且，你也該知道，我不喜歡你的那個凸背。

她笑着走開了，支着手，那種驕矜的神氣，好像十二歲的小兒有同牛角鬪的西班牙人的勇氣。

當時突如特感受到女人家妬忌的性情和慘忍的憤恨。他的神情立刻都改變了。那裏還有許多小女孩們，但他都不認識，僅有一個卜來伴愛尼司，他又同他拌過嘴

了，朗尼羅耳又太小了。他想找一個跳舞的女伴，同她笑着，談着，也許要好玩一點。高不矮太太看出他那樣孤單的情形了。她立刻拉了他的手，引他到一個扮公主的面前。那位公主是昏花的眼睛，面貌生得又不好看。跳舞的時候，他正擔心怕踏了她的衣服的後幅，而她却踹了突如特的脚。他因此立刻不理她了。他怕人又引她來，因跑到一處拐角藏起來了。他覺得很愁悶，很枯寂。

他看着別人們跳舞。他又看着那些媽媽喫茶點。他聽見她們的聲音，聽見她們半清不清的話頭。他的媽媽很好看。她有談有笑，面上那種歡喜的容顏比突如特還利害些。他看着牆，畫片，和傢具，那地方有一張圈椅……突如特舉眼將客廳的四角一看。一眼看到圈椅。不錯，他認識那張圈椅，上面彫刻着許多花，還有兩隻大膀臂，那張椅子就是去年小緒撒拉曾坐過的。他也坐在她的脚下一張棧子上。她並不願意跳舞；他無論笑什麼，她總是含笑聽着。她並不是看不起他。現在却是蘇郎愛坐在那



張圈椅上……在突如特看起來，簡直是一個侮辱，他要  
去趕她走。

可憐的緒撒拉！現在她一人長躺在驚波駭浪的大海  
旁，一座小小的荒塚裏了，那小塚在悽慘的樹蔭之下，上  
面蓋着一層浮土和幾片石塊，石塊上放着人帶來的鮮  
花，花却萎謝得很快。可憐的小緒撒拉！突如特知道她躺  
的地方。有一次，走山旁的路上。經過坟的門前，熱祿不會  
給母親知道，暗暗指着白十字架給他看，說：「那就是緒  
撒拉的坟。」坟呵！這個坟字的聲音很沉重，很悽慘，令突  
如特的小心裏喫了一驚。可憐的緒撒拉呵！

那時突如特很不自在，他今天同別人跳舞的這一天，  
正是上次他同緒撒拉見面的週年的日子，在他看來豈  
不討厭嗎？她又是一位很好的小女友，突如特很不樂意。  
他的心頭突突亂跳。如何是好呢？

大家正在喫茶。那些媽媽們笑說，接吻，走動……突如  
特想着她們好像一羣母貓，接到人給牠們的食物，便那

樣亂叫，亂跳似的。後來，她們喫呀，喝呀，仍不住的說話。那  
些話都傳到他跟前來。他雖然不會將人的名字聽得明  
白，但他立刻就知道那是誰說的。那就是他媽媽的聲口。  
她說：

——這位可憐的人！我因為想替她解解悶兒，今早特  
請她到我家喫飯。這也是枉勞無益。你們可知道，自從她  
起床之後，每天下午都是在她那小女兒的坟上過日子。  
那些太太們都嘆息了好一刻。後來她們又慢慢嚼糖  
果。媽媽又快活起來了。她的那副神色，已將剛纔她所說  
的那一番話完全忘掉了。

突如特愧悔得很。這次實在是良心上的愧悔！他覺得  
有什麼東西在喉管裏似的。令他發癢他要哭了，要去向  
她請罪。哦！他想起來了，他喫飯的時候。緒撒拉的母親很  
親密的用眼睛看他，而他却不管別人，亂喊亂鬧，多麼可  
恥呵！他那時還要向她發脾氣呢，多麼下流的思想！突如  
特願意自己藏將起來，不願自己見自己。她對於他應該

作什麼感想，而她應該想些什麼。

那位小緒撒拉既已死了。她該知道她的小朋友忘不了她，至少也不至於完全的忘了。她的可憐的媽媽，孤孤單單的，很孤單的，他一點兒也不知道該用好話安慰她；而他反在她的面前笑了！牠應該要以爲這小東西沒有良心哪！她應該是多麼的愁悶呵！突如特覺得她現在身旁沒有她所愛的人，是很淒慘的；況且在那大廳上有許多人，又有他的媽媽。至於緒撒拉的母親在那裏總是孤單單的。鎮日，鎮日都是那樣，因爲緒撒拉的父親也去世了……她要想同她的小女兒接吻時，又被冷而且堅的石壁阻住，那石壁實是冷而且堅，從來沒有一人能爬得起來的。哦！她是多麼的不幸！她該要哭了！她的眼神那麼樣子瞧着突如特！呀！牠却一點不說，一點也不會做，一點都不會。突如特自恨的，了不得，搓着他自己的兩手，他要自己打自己。

地板上有一陣小木屐的聲音。有一道門輕輕地關上

了。在那音樂，跳舞，喊笑，喫點心一片嘈雜聲中，沒有一人注意。但是剛纔突如特所坐的那張圈椅上已是空的了。太陽下去了。天色漸漸的晚下來了。冷森森的小雨索索下起來。不多刻，一陣風淒淒切切的將雨吹送到人家的玻璃窗上，或是吹到行人的臉上，這幾位行人正回頭很驚異的看着一件黃而紅的東西，在爛泥中一步一跛的跑。這是一位可憐的彩衣舞人，顛顛倒倒，很不幸的，全身爛泥，雨將他溼透了；他丟掉了一隻木屐；一陣大風又將他的帽子颳去了；他跌倒一灘水裏去，爬起來時，已水淋淋的混身溼泥了。那些小石塊又戮那雙丟去木屐的脚，路程又遠。但是突如特仍是向前跑。

到了坟的大門了。他一衝進了門，看門的人直來不及阻止他。他應該要走右邊那條小路。或者她在那裏呢！那位小彩衣舞人，穿過許多坟墓，那些坟墓上的十字架，都帶着些驚異神色看着他。他忽然停了步。在熱祿先時指給他看的那十字架之前面幾步，有一位穿黑衣的太太

跪在那裏，這位太太就是今早在他媽媽那裏喫飯的那一位。她不管風，雨，黑夜，只守着那裏。怎麼好去同她說話呢？突如特不向那件事上着想，他只站住不動，慢慢的踱了兩步，一根刺戳破了他的腳。他輕微地叫了一聲。女太太回過頭來，很驚奇的看着他。

——小突如特，你來做什麼？

突如特又冷，又受了感觸，又害怕，又愧疚，祇是索索發戰……哦！他不能假向她說明來意，祇結舌答：

——太太，我要，我要……

他不知如何說將下去，他祇張着兩膀看着她。她難道

不懂嗎？

哦！那位太太明白了她也是一位做母親的人，一位丟掉小兒的母親。她將這可憐的小突如特緊緊地摟到懷裏，將他緊緊地貼到她的胸前，好像是小死鬼爲着她又復活了似的。

假使在那時候，要有人從山路上經過，他一定要看見那種希奇的情景。一位素服的女太太，同一位混身泥水的小彩衣舞人，在小緒撒拉的坟前，互相撕摟着大哭。

(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TRADE  
MARK

'KEPLER' 商標

Cod Liver Oil with Malt Extract

商標 麥

解

精

魚

肝

油

百

勒

解百勒麥精魚肝油品質精美  
效力廣大凡身體孱弱操勞過  
度咳嗆多痰病後虛弱服之定  
能轉弱為強轉危為安也

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本將此券  
品剪下送  
必至本行  
貼至本行  
有當贈壽  
華世良藥  
文仿書一  
單仿本小

寶威大藥行

英京上海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 一幕悲劇

胡寄塵

我看了這一幕悲劇。我自己也不能知道是快樂還是悲哀。因為快樂之中。含有悲哀。而悲哀之中。又帶些快樂。始而快樂。既而悲哀。既而快樂。終於悲哀。總之是『哀樂不分明』罷了。

這是某年暑假的時候。我擔任教國文的一個藝術學校。因為在放假時。開一個游藝會。會場中所表演的。如唱歌奏樂等等。應有盡有。不必多說。而最後還要演一本新劇。這新劇的脚本。學生們硬要找我來編。我對於戲劇是沒有研究過的。然他們既然來找到我。我也無法推辭。只得臨時參考幾種他人的作品。費盡心思。才編就了這一幕悲劇。然終怕編得不好。演起來要出毛病。所以自從交

卷的那一天起。直到開演的那一天止。我心裏總是忐忑不寧。不知怎樣才好。

光陰過得快。忽忽數天。已是開游藝會的日子了。全學校的學生們和幾位熱心的教職員們。都忙着布置。這一天我也擔任了一個招待員之職。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便趕到校裏去。幫着料理。下午一點半鐘。來賓陸續的來了。開會的時候也到了。各種游藝。一樣一樣的試演過。最後便演到我所編的那一本悲劇。

許多來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將目光注視在那臨時舞臺上。我雖然也立在臺下。做一個觀劇人。但是劇中大意。我老早明白。現在所注意的。不過是演劇人演得如

何罷了。開場的一兩幕，並不佔全劇重要的地位。看不出甚麼好處。也看不出甚麼壞處。但是我心裏總怕是脚本編得不好。不能叫一般看客滿意。

忽然間聽見舞臺下一陣拍掌之聲。我知道已博得看客贊成。心裏非常的快樂。但是子細一觀察看客的神氣。却又沈默肅靜。現出很悲傷的樣子。掌聲雖然響了一陣。却是聲聲是表現痛苦。而不是表現快樂。好像這劇場上的空氣中。都充滿了悲哀的份子。無論怎樣一個快樂人。一經走入這空氣中。立刻禁不住要悲哀起來。唉。這時候全場的看客。已被這一幕悲劇感動了。

我將眼光四面打量了一回。覺得許多看客之中。除了少數粗俗的男客。及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以外。竟無人臉上不帶着戚容。我一雙眼光。恍如探海燈一般的。向四處打量過一回。又一直射向舞臺上去。這時候舞臺上正演到沈痛的時候。不知怎樣。我的眼光一射過去。便停住了。再也不去望他處。如此約摸過了五分至十分鐘的光景。

只見舞臺上是一個女學生。扮着養媳婦。正在那裏寫一封信。寄給他的父親。一面口裏說道。父親啊。我寫這樣的信給你。已不止一次了。你給我的回信。總是拿甚麼耐着性子做媳婦的話來教訓我。或者連回信也沒有。但是我今天又要寫信給你了。……說着。便提起筆來寫了一陣。正寫到半途中間。他的婆婆忽然衝進門來。看見他的媳婦在那裏寫信。怒不可耐。惡狠狠的走上前去。將他的信一把抓住了。氣勃勃的說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又寫信給那個呢。媳婦忙分辯道。婆婆。不要見怪。這是我寫給我父親的信。你不見開頭便寫着父親大人膝下幾個字麼。他婆婆道。瞎說。你不要騙我。你不要欺我不識字。你幹的事。我有甚麼不知道呢。老太婆如此說着。又向外而喚他的兒子道。阿根。你快來看。這是你老婆做的好事。說着。將那半封信遞給阿根看。一面說道。阿根。你今年十六歲了。上學讀過一年半的書了。他欺負我老人家不識字。你去看罷。這是寫給誰的信。阿根接着那半封信。揉揉眼睛。

讀了一讀。慢慢的說道。媽媽。我實在看不懂。我只認識第一個是文字。……這時養媳婦插言分辨道。這不是文字。

乃是父字。……一言未畢。他婆婆的巴掌已打上媳婦臉上來。咬緊了牙齒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家老子窮得沒飯喫。得了我家四十元的茶禮。將你送過來做養媳婦。……這一點兒年紀。便不守婦道。到像個人樣。老太婆如此說着。養媳婦立在一邊。一言不發。只哭得抬不起頭來。愈哭愈利害。愈哭愈哭得逼真。

我到這時候。已不知劇中人是真哭假哭。但見他一條白絲巾已被眼淚溼透了。旁邊有個同學。暗中遞給他第二條手巾。但是不到兩分鐘。又溼透了。至此我才知道他是真哭。雖然被他感動了。覺得有些傷心。然而一面覺者演劇人演得如此好。却又有些快樂。又將眼光移過來。看看臺下的來賓。差不多一個個都含着戚容。還有幾人發出極低的聲音來和同座的人說道。表情表得真好啊。再有

一個十七八歲女孩了。坐在牆角裏。簡直回頭向壁。在那裏拿手巾揩眼淚了。

這時候我又向舞臺上望去。只見老太婆已下場了。只有阿根撈養媳婦說道我來和你親一親嘴了。你不要哭罷。我的娘打了你。我來替他賠不是。說着牽了養媳婦的手。硬要和他親嘴。養媳婦那裏肯依呢。死命的望後頭讓。一面讓。一面哭。起初還是嗚嗚咽咽的抽泣。到後頭便慢慢的哭出聲來。阿根發急道。好了。不要哭了。養媳婦那裏肯聽。越哭聲音越高。最後才說了一句話道。我的親愛的父親啊。你忍心得了四十元茶禮。斷送了我一生一世的幸福麼。這一句話剛說完。只聽見一陣「婊子娼婦……」的詈罵之聲。那老太婆又走出來了。他惡狠狠的拿着一根門槓。向養媳婦頭上敲來。阿根嚇得媽媽媽媽的亂叫一陣。

正在這時候。全場的看客。都替那養媳婦擔心。却不料一轉眼間。便已閉幕了。在下一幕不曾開場的時候。臺下來



賓。又稱贊了一回這一幕演得最好。一時人多語雜。不能編記。但此時我心裏覺得很快樂。以爲我初次試編脚本。竟有這樣的好結果。真出我自己意料之外。又停了一回。我有些倦了。便也無心再看劇。管我離開會場。回到家中來休息。喫過夜飯。安睡一宵無話。

第二天早晨。扮演老太婆的那個男學生。跑到我家裏來。歸還演劇時借用的東西。我順便和他評論起昨日演劇的情形來。我道。昨天要算扮養媳婦的林文遠最有精神。那學生道。可不是麼。他的哭乃是真哭。先生。這一幕劇。可算是你的脚本編得好。也虧他演得好。但是劇中的事。是真的。還是假的。我道。這個自然是假的。是我憑空造出來的。學生道。恐怕世上竟有這樣的事罷。我道。這也說不定。學生道。說不定麼。我又道。說不定。學生道。聞說林文遠真

處過這樣的境界……他曾做過養媳婦。他曾受過他婆婆無禮的虐待。他的丈夫也是個目不識丁的人。他的一切情形。十有七八和劇中人一樣。所以這一幕劇。便是替他寫真。怎得叫他不要真哭呢。我聽了這一番話。不知怎樣。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旁的話都沒有得說。只問那學生道。林文遠既然處在這樣的環境裏。爲甚麼却能夠到學校裏來讀書呢。學生道。這個我到不知道清楚。大約是逃出來的罷。我當時聞言。也沒有甚麼話可說。只是不知不覺的。使我快樂的心地。又被悲哀所充塞了。

暑假過完了。學校裏已開了課。但是上課的時候。已不見林文遠。因爲他這一學期又不來讀書了。從此我便不知道他的蹤跡。

(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 上海新華儲蓄銀行啓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總行設在北京

津行設在天津法租界

小又79(三)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先生！

試過沙利文的冰淇淋麼？

吃過沙利文製的麵包麼？

我們是竭盡能力，以求出

品的精良的。我們不願賣

最廉的價錢；却只求貢

獻最好的出品。

在這炎熱的夏天，你們可來

一試我們久冷不化的冰淇淋

蘇打！

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小(114)

#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璠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漢口路十號 臧厘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後悔的交易淚

無我女士

蓮姑結婚後，一連生了三個女兒，老太太就說話了，什麼「開瓦窰」「犯七女星」種種特別名詞，是她天天必聽的詞語。她是個受過幾天教育的女子，知道求神拜佛是荒唐的事；但是到了這時，也說不得要往送子觀音那裏燒香禱告，求個救命的兒子。果然菩薩有靈，不久她就有了抱子的希望！

一天蓮姑從姊姊梅姑家裏回來，侍奉婆婆過後，回到自己房裏，見她丈夫拿了一本書坐在沙發上看，見她進來擡頭望了一眼，仍就低下頭去了。六年以來，她雖沒有得到他溫存體貼的愛，却也沒有見過今天這樣冷酷的待遇。她含笑道：「勞了一天，晚上也該早些休息，又在看什麼呢？」他有意無意的道：「看書。」「噢這倒奇了，一天不在家，回來受完了老的氣，還要受小的。」她這樣想

着，忙跑到奶媽房裏，看看孩子們都睡了，回來看他已經把書放在一邊，兩手托着腮，在那凝神靜思。於是這天夜裏，她沒得安睡，唉！豈但這天不得安睡，恐怕她兒子一天不出世，她一天不能安睡；因他們最後的條約，是以蓮姑的生產期為限，倘若仍就是個女兒，他可以任意納妾。

不久他要到湖南去了，臨走他對蓮姑道：「我希望回來見你抱着個可愛的兒子。」但是老太太冷笑道：「我怕你沒有那樣的福氣。」忠厚可愛的蓮姑自從被征服在他們無理要求勢力之下，每天除了求神，就是飲泣，直要盼兒子盼瘋了。

九月十三是她姨婆的生日，每年這天，蓮姑是必到的一個招待員。這次因為有護身的寶貝，頭天晚上老太太下了個命令：「你身子不便，不用去了，只叫芸珠去替

你磕個頭就是了。王媽是一個伶俐，而且忠心的女僕，平常聽見老太太同老爺的談話，再看看太太近來的神情，早已洞悉他們的內幕，只是畏着老太太沒有進言的機會。今天看見沒人在家，忙跑來問道：『太太我看你近來瘦多了，爲着什麼你不說我也知道，但是這種事，那有一定呢！這次萬一又生個小姐，我看老太太屋裏那彩蝶，姨太太的位兒當上了。她無心打采的把手裏針線放在一邊道：『唉！王媽！我也不是撻酸吃醋！只不過你看彩蝶現在就沒把我放在眼裏，將來還了得嗎？』說着眼淚像斷線珠子一般的滾了下來。王媽這時也用袖頭擦着眼淚道：『我到有個好法子，不知太太敢作不敢。』這時主僕說得投機，她忙拉過一把椅子，叫王媽捱近自己坐了。王媽從窗上往四面望了一望；然後把她的計畫呈述了一番。久失歡笑的蓮姑，這時不禁點頭笑道：『好極好極！難得你想起大姑奶奶也是同我一月的，她頭一生，老太太還有不老早去住着的嗎？』老太太去了，一定接梅姑奶奶來

照應我；那就什麼事都好辦了。不過那方面一切都要你去商議，多貼幾個錢倒不要緊的，事情總要機密點。即或神人佑我，用不着這樣辦，我也不能辜負你這片好心。』這時颯颯的西風，一陣陣緊起來了。蓮姑忙道：『王媽你快去看奶媽把二小姐同三小姐引到那裏玩去了？叫她們回來加衣裳吧。』王媽才匆匆的去了。

一間很大的美麗房子裏，中間一個台子上罩着大紅棹衣點着兩枝紅蠟。陸老太太笑容滿面的，抱着孫子，給祖宗磕頭，這天下午親朋滿座，誰不說老太太好福氣！今天吃孫子的滿月酒，後天又要吃外孫的酒了。直把她老人家樂得眼睛眯成一道縫。這時正好家駒走進門來，老太太笑向衆人道：『你們看這孩子長得同父親一個模樣。』又向兒子道：『快點同着大家，給小寶寶取個名兒罷！』家駒從蓮姑手裏把孩子抱過來，親了幾個吻，笑道：『母親說生得像我，就叫他小駒罷。』於是大家都擊掌稱賀。

小駒的小運畢竟不差，在他八歲這年，父親得了浙江財政廳長；當時一家上下個個歡喜。只有蓮姑心裏有件放不下的事；但是這事，除了王媽以外連大女兒也不便相商。

這是個人們安息後的靜夜，從那棵枝葉密佈的槐樹上透出稀微的月光，好像要揭破人間秘密似的。陸宅後院裏樹陰下，坐着個淚痕滿面的婦人，旁邊立着個女僕。「呀！王媽我們五天後就要動身了，你知道嗎？」太太你放心罷！那李家得你的資助，現在小本經營，倒也不壞，我想罪是絕不能受的。」我難受的不是怕她受罪，現在我到願她早點死了。」王媽把聲音更縮低了道：「太太不要這樣講罷！你沒看見現在出落得水葱一般，比家裏三位生得都好，真要有個三長兩短，不要把人痛死了。」王媽愈讚美，她心裏愈難過。最後只見王媽挾了個包袱，開開後門去了。

蓮姑好容易把個閻王式的婆婆侍奉死了。大的兩

個女兒也嫁了。媳婦也娶了。這時誰不想她應當享享福呢！但她除了每月到兩個女兒家住幾天，得到做母親應享的權，兒女的孝。回到家來，除了生氣，就當老奴。小駒一年裏入了三個學校，因為他是個劣根性的青年，常常有不道德的行爲，被人察獲，就要宣告請出。媳婦一年總有半年住在娘家，回來就像客人似的，有時同小駒相罵，一哭就是一天，飯也不吃。最後還得婆婆來勸。家駒近年因爲官運不好，本就心緒不佳，再看看這不孝的兒子，不賢的媳婦，更是沒有好氣；每次提到小駒他總向着蓮姑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兒子。」這時能安慰他們的，有個菡珠姑娘，她今年二十一歲，已經在美術專門四年級了；她在校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回家是個溫良孝友的女子，她常常有個懷疑的觀念：「爲什麼四弟同我們姊妹心性，行爲，像貌，一點都不同呢？」

有一天菡珠在教室裏抄講義，幾個同學在旁邊評戲。忽然聽見她們提到她的名字，她放下筆回頭道：「誰

在說我呢？」雷玉英接口道：「不是說你是說有個人生得像你。」她追問道：「誰像我？快說，快說！」史潔道：「告訴你罷，就是天字第一號的女伶人李麗麗，好奇心是人共有的，素不觀劇的茵珠到了這時，也不得不破個例兒了。」

自從茵珠觀劇後，每天舞台上麗麗出現的前後十五分鐘，靠近舞台的第一箱裏，總有個四十多歲的太太，同時出現。有時有別的婦女伴着她；有時却僅她一人，旁邊一個女僕給她裝水煙。她注意麗麗的視力，比那般醉心歌舞的少年強而且專；因為他們只要稍生得好，或者唱得好的，就「好」聲如雷。她除麗麗誰都沒有看見；并且麗麗唱些什麼，她也沒有聽見；因為她腦子裏被「墮落

的女兒，有遺產權的兒子，幾個字充塞滿了，她不是個愛看戲的女子，乃是個懺悔的婦人，色技兼長的麗麗耳旁有個太太的缺點，那是她十八年前深印在腦裏的！

樂聲振耳，賓客雲集的大舞臺，一變而為淒涼滿目的追悼場，白的是壁上的挽對，紅的是靈前的鮮花，那安然靜臥在七尺桐棺裏的，正是伶界的明星李麗麗來悼她的。雖是非常衆多；但不外劇界的同人，同戲迷的男子。就中有個最足令人注意的，就是那位官門的婦人。因為太太們去悼伶人，本是很少見的，何況她又哭得特別傷心呢！

「這個婦人瘋了！這是當時的人們說的。但我想諸君或者不承認這種論調。」

(完)





# 萬能術

卓 呆

## 九 驅除女子

萬自新可憐他似的對陳通光臉上一看，說道：「你說些什麼，酒變成了水，連酒店的損失，那自然世上的事，無論什麼，總有一利一害，不能說爲着有幾分害，就不去實行大大利益。那利益便永久不生出來了啊。酒店的損失，不必管他。比着所救的人之利益，到底相差甚大。你快實行罷。陳通光聽着，道理卻不錯。然而還不

肯實行。說道：「無論你怎麼說，我還是不高興。我自己的全意志，不能灌注上去。全意志不能灌注，奇蹟就難以出現。萬自新一想，這種障害，却也無可如何。他又左思右想了一回，說道：「那麼這麼辦罷。酒不變成水，把他變成醬油罷。這麼一來，酒店裏也不致受大損失咧。陳通光說：「不行。你一點不懂生意的內容，所以這麼說了。酒店裏的酒，一起

變成了醬油。那酒店怎麼可以開下去呢。每天人家來要酒，他當着酒送去。其實盡是醬油。那一定大起衝突。結果與破產無異。我不能贊成。萬自新想定的救世法，要更換倒也不容易。便道：「那麼把酒腐敗了罷。陳通光說：「又不行。這成了衛生問題，更可怕咧。萬自新說：「那麼把酒中醉人之力除去了罷。陳通光搖頭道：「除去醉人之力，便與清水相同。我與第一次拒絕你一樣的理



由要拒絕的。萬自新便嘆道：「你到底是個不能做救世主的人啊。說罷。又有些不忍放棄。忙道：「酒的問題。姑且緩談。等將來你的心思有變動時。再和你商量罷。此刻要談色的問題了。陳通光在這一層倒大有贊成之態。答道：「不錯。女人這件東西。實在很有征伐他的價值。但是我們應當驅除何等樣的女子呢。萬自新頓時混身現出勇氣來。說道：「好極好極。你既贊成驅除女子。那是社會弊害的大部分。已經除去了。種種犯罪的背面。必有女子躲着啊。萬自新說完。又要提出他的辦法來咧。」

### 一〇 男性的妓女

用這奇蹟之力來驅逐女子。一定有驚人之功效的。不過那被驅逐的女子。怎麼做人呢。不知萬自新說出什麼妙法來咧。他想了一想。說道：「女子本來是萬惡之本。若是世界的最初。有了亞當。沒有夏娃這女子。那人類決不會墮落到今日那麼的狀態了。萬自新這話。似乎沒想到沒有女子。人類就不會有的。又道：「但是到了今日。究竟不能把

女子去掉咧。男子不獨從女子腹中生出來。真一世非從女人手中看護着不可啊。萬自新這幾句很柔和的意見。倒像是宣教的口氣。陳通光聽到這裏。不禁插嘴道：「你要把女子全體絕滅。那太極端了。這不是成爲社會自絕了麼。萬自新辨道：「所以我也不說女子全體。現在世上最有害的。是賣笑婦啊。陳通光忙說：「這一層我也同意。但是應當怎麼辦呢。萬自新就說：「我有一個好方法如此。你對於酒變爲水的問題。說品物的價值會減退。所以大大反對。此刻我把品物的價值擡高起來。你總不會反對了。陳通光便問怎樣擡高物價。萬自新道：「所有的妓女。無論伊是什麼種類。立刻掣來變伊爲男。陳通光一聽。怎麼不驚訝道：「變了男怎樣呢。萬自新很自然的說：「那些賣笑婦的誘惑男子。無非爲着是女性啊。你可以掣來變爲男性。陳通光呆看着不做聲。萬自新又道：「你用你那奇蹟之力在此下命令。將北京城內所有的賣淫女子。一齊化爲男子。陳通光一想不錯。把我的奇蹟之力這麼下一個命令。自然

可成事實。那是深信不疑了。然而陳通光到底是個不能會悟的人。總有些不放心。說道。對妓女一變成男子。那麼叫男子去做妓女。怎麼行呢。萬自新道。那自然啊。身體的全部組織。已經變成了男性。那就娼妓的實質。一齊消滅。完全成了男子。真把天然的價值擡高了不少啊。陳通光忙將他的話更正道。不是天然的價值。乃是社會的價值啊。萬自新說。這是無論怎樣說。都是一樣。總之女性變成了男性。在本人毫無損害。在社會也毫無損失。不是很珍奇的辦法麼。陳通光雖覺得他很不錯。又想了一下。說道。妓女大概有開妓院的主人的。這一來。主人不是很有損失麼。萬自新笑道。你又來了。何以一味懷疑一味躊躇着呢。萬自新說。雖這麼說。心裏却也覺得買伊身體的人是花了錢買來的啊。陳通光道。不行。并且在本人積了幾年工夫的練習。好容易學會了那種本領。不是無用了麼。那妓女的本領。男性會了有什麼用處呢。

## 一一 政治家的指導

陳通光什麼也躊躇着不肯進行。萬自新倒也無可如何。不過他是個宣教的人。他很明白用唇舌來把人左右着。從他的眼睛裏看來。陳通光却是一個俗人。於是務求就着俗人容易動的範圍內。用淺近的意思來說罷。即道。你且想啊。那些賣淫婦。突然變成了男性。一定有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出來啊。伊等一曉得自己變成了男性。不是會突然吃驚麼。也有放聲大哭。也有急急要趕到醫生那裏去了。陳通光聽了這種空空洞洞的想像談。反覺不快。便向他道。這種說話。是你宗教家所應該說的麼。萬自新忙說。這是我說得你容易懂罷了。其中一定還有自己也沒留心。或者反被他人發見。真會演成一幕大滑稽劇啊。若是客人忽然生氣。與妓女吵鬧起來。妓女立刻與平日的女性不同。舉出混身很強的力量來。打退客人。那不但很笑話。在風俗改良上也大有功效啊。萬自新正還想說下去。陳通光已不願聽完。說道。你要把女性變成男性。實在是破壞人倫。我決計做不到的。萬自新道。我是立在人

倫以上的見解上說的。我是宗教家啊。你何用這麼只是擔心呢。陳通光還是一些也不動。說道。不論是宗教家的

麼你將上帝所下的裁判。由你先去實行。你也不願意麼。陳通光忙問是何等樣的事情。萬自新說明道。你且聽了。

話。什麼人的話。對於天然的人倫。要去擾亂他。我總不願意的。

陳通光說得很堅決。萬自新也

有些退步起來了。說道。那麼我

退讓這麼一百步罷。將這些賣

淫婦。變成一句話也不能說的

啞子如何。陳通光道。那是把那

些人變成殘疾了啊。萬自新急

道。不然。單單在客人面前。使伊

不能發聲罷了。那便不是殘疾

了啊。陳通光道。你的議論。我一

樣也不能贊成。斷斷做不到。萬

自新又說。那麼使那些人臉上生不出那種媚態來。你也

不願意麼。陳通光應道。不願意。萬自新十分懊惱。說道。那



萬自新勸陳通光作法除女妖陳通光不可

那些賣淫婦。將來結果爲着梅毒。必定會失去鼻子的。所以你可以趁天還沒有奪去伊等的鼻子之前。先用奇蹟之力來一齊取去賣淫婦的鼻子啊。萬自新只是把想像在那裏進行。以爲賣淫婦一朝失去了鼻子。自然營業會停止了啊。但是他愈說。陳通光愈不高興。二人當真弄得高聲爭執起來。陳通光便憤憤道。你只是想出那種念頭來。要玩弄我這貴重的奇蹟之

力啊。又罵道。你這種宗教家。世上還是沒有的好。哎喲。陳通光這句話纔脫口。那萬自新的身體。宛如風吹燈光一

般。突然消滅不見。原來是受了奇蹟之力了。這奇蹟真靈驗啊。此刻陳通光正在憤怒之際。倒也覺得痛快。笑了一陣。萬自新當真像在這世上消滅了。影蹤也不再出現咧。後來陳通光獨自細想。以為自己的這奇蹟之力。到底不能受宗教家之指導。宗教家太不看重社會的現狀了。我無論怎樣。非受政治家的指導不可。若是政治家。必定能夠定出實際的辦法來。使全體國民歡喜無疑。那是我這救世的目的。也更可以滿足的達到了。一定可以如此的麼。

## 一二 盜賊

陳通光決定要把自己奇蹟之力。用在政治上。何等的光明正大啊。他想要覓一位前輩。然後請他介紹到現時的



大政治家那邊去罷。他心中正物色着那介紹者的人物。有一位住在西域的同鄉前輩任勉守先生。又是事業家。又是交際家。不如去求他罷。他就想定了。此外雖還有幾個可以託得的人物。然而自己曾在此人家中做過一年

食客。所以格外來得密接些。自然第一個當選。便在此人身上。本來自己對着這任家。很有許多對不起他們的事情。非常的難踏進他家的門。不過此刻自己身上有了這僅有絕無的大魔力奇蹟。那就不去

顧那些小事了。偶然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地方。到底不是大事情。可以遮蓋過去了。因此一點也不怕難為情的趕去進了門。踏到裏面。先看見夫人。夫人忙道。嗟。難得你來

啊。上月你來借一件長衫。說明天就來還的。怎麼就此一去不來呢。真太不像樣了啊。今天來做什麼。又是借錢麼。陳通光未曾開口。先被伊這麼罩了幾句。然而他仍舊當

衣料。叫任先生要去買麼。我曉得他老人家沒有工夫去買東西。所以我特地拿來送給小姐的。陳通光把華絲葛一疋一送。自然什麼人見了都要驚的。那夫人張開着口。

這裏是自己的家裏看待。一點也不慌。答道。夫人你這麼一說。叫我如何回答呢。我現在很不同了。得了一個大大的希望咧。夫人笑道。你天天說着。明天有什麼職業的希望了。我也聽得慣咧。又是那種一回兒就會無望的希望麼。陳通光一想。竟不容易說服這位夫人啊。這種時候。只有用這奇蹟了。我若說送一疋時式的華絲葛給伊的女兒。伊一定驚喜交集了啊。頓時口中像咒語那麼一念。把

那疋華絲葛叫來。華絲葛已在自己胸前。他就說。夫人。有一天。不是你要替小姐到萬順綢緞莊去剪一件華絲葛



任夫人張開口不閉下去

詳細說明。又不顧羞恥。將酒菜仙女萬自新和現在這種綢緞等。都能隨意的呼之即來的話。也一起說了。既經眼

不說一句話。似乎閉不下去了。陳通光一面。數百元的東西。竟一點也不小氣。又淡淡的說。夫人。你與先生可以用兩疋鐵機緞來做做衣服啊。我再送你們各人一疋。陳通光口中一念。果然又現出兩疋鐵機緞來。夫人默然在那裏觀看那一端結着的紙條上之價目。曉得價錢實在不小。他怎麼一連就送三疋呢。陳通光見夫人驚得夢中似的態度。曉得時機已到。便把自己身上生出來的奇蹟。

前有了證據。夫人也不會不信。伊聲音顫顫的說道。什麼。你一說要吃菜。那菜就會來的麼。陳通光道。不錯。立刻就到。夫人又道。那麼說要綢緞。綢緞也立刻能來麼。陳通光說。也不限定什麼東西。真是稱心像意的。此外你如果

要什麼東西。只管由我來弄給你好了。陳通光說時。暗想。我如此待你。你就很感激我。斷不會再瞧我不起了。不料夫人不然。很驚慌的嚷道。我不要。我不願意。可怕可怕。你做了一個醫眼法的盜賊了啊。

(未完)

### 小小說 戀愛的真義

周壽農

上

張福恩和金枚仙。由朋友的交際。躍而為百年的伴侶。誰不羨慕他倆的愛情濃厚。背地裏都說他倆的確得了戀愛的真義。他們也承認是真義的戀愛。

中

二年後。張福恩的行倒閉了。從前的華廈。久和他脫離關係了。從前戚友們奉承約聲音。變成惡聲。她——金枚仙。——卻仍是照舊打牌。——看戲。——喫大菜。——坐汽車。——就是性情。不及從前柔順。

下

一月後。法庭中。傳張福恩說。『金枚仙要求和你離婚你願意嗎。』張點頭。——表示許可。他倆離婚了。人們唯一的談話。是金張的從前結婚。和現在離婚。結果。人們都說這也許是學堂裏所說的戀愛的真意罷。

一九二二·九·四·五



#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春木

## 懸掛 Hanging

夢中被人懸掛。反主夢者當得佳兆。將起家富厚。且將握大權力。

## 鵝 Goose

此夢是一極惡之夢。獨身男子夢之。主心中所愛者。乃一愚癡無知之女子。倘女子夢之。主已乃一癡呆無用之輩。非佳夢也。

## 象 Elephant

夢見此種巨獸。主康健。強固。并主夢者能活動於上流社會中。

## 私奔 Elopement

夢中偕情人私奔。主有不快樂之結婚。倘夢友人私奔。主己身將突然病斃。

## 公園 Park

夢在公園中散步。極佳之夢也。預示愛情之成功。及快樂之結婚。

## 旅行沙漠 Desert

夢中旅行沙漠。兆不佳。倘覺其時氣候潮溼。日光高亮。則主各事平安興盛。

## 牝牛 Cow

夢中被牝牛追逐。主有仇人。倘能逃避。主能戰勝之。

(未完)



#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要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簡明照相法

(分五册一)

是書講論軟片及乾片之沖曬法及顯影法晒像法等學者依書試演必有成效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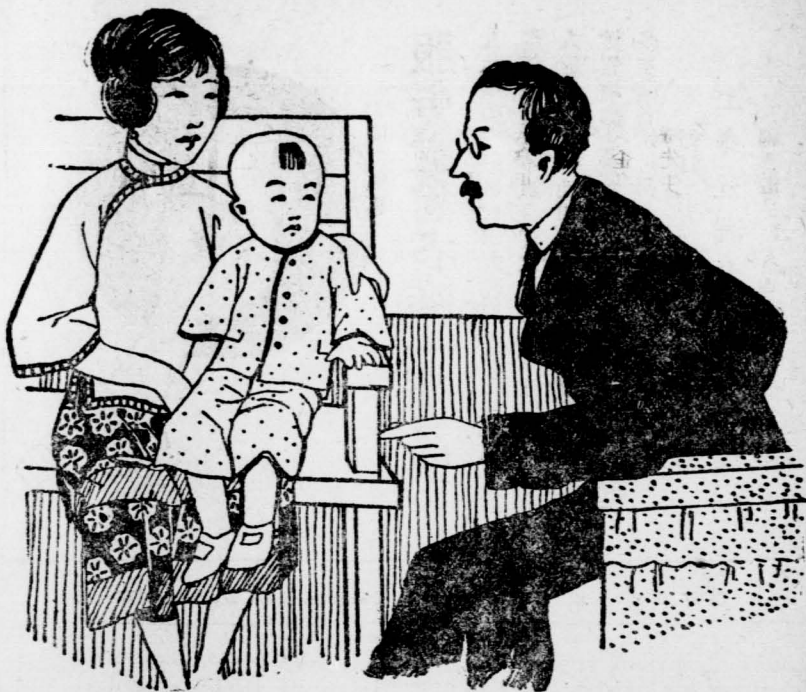
## 白郎尼照相鏡用法

(分五册一)

白郎尼照相鏡價廉物美用法簡便中西旅客及初學攝影者購閱此書即能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君之醫生知之

0-1

君日常所食者不論為何種食物惟桂格麥片乃必不可缺蓋因其中含有十六種增補精力助長發育人身必需之原質富而且備老幼咸宜其滋養之力勝於肉類者有二倍且肉類如食過量即易為消化之障礙而桂格麥片則否消化極易味又鮮美

壯年或兒童病者或健者皆以此為最完善之食物世界上數百萬以上之父母無不以此食其孩童以造成腦敏身強之健全國民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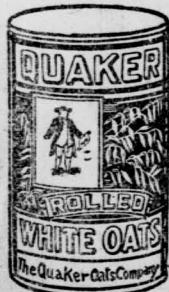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各埠百貨店均有出售

總經理上海廣東路二號

寶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  
漢口喬亨洋行  
香港同益洋行  
香港和記洋行





## 疏忽的結果

碎玉

Mme. Branche 原著法國勃郎時夫人

伯蘭歡歡喜喜地醒了，已在喫早飯的時候。杜夫人連忙給她的愛子穿上衣服，雙手抱他到了桌子面前。娘兒們快快活活喫了早餐。伯蘭一縱身跳下椅子，滿擬到

櫥櫃裏去拿果子醬。很可驚人的事：伯蘭一歪身就倒了。杜夫人這一嚇非同小可，起身就灣腰扶起他來。但是他立刻又歪身倒了下去。一連幾次……

「時先生！這是甚麼病呀？您快點給他開一個方子罷！」

「夫人！這是鄙人從來沒看過的病。實在醫他不好。」

請您另找高明！——時先生搖頭幌腦，提起皮夾就走了。杜夫人緊緊抱住伯蘭，一聲「兒！」一聲「肉！」地哭了起來……

隔壁華師娘聽得真是心酸，她一步三搖頭地進了杜夫人的家。勸道：「夫人！您撒手罷！小孩快被您熱壞了。爲甚麼事呢？」杜夫人很苦痛地告訴了她。她聽完也幫杜夫人傷起心來。兩個人你低着頭；他張着嘴，只是哭個不住。伯蘭十分困倦，要想安睡。但是他的小腦裏，兀自充滿了難受的哭聲。只有大大張開他的小眼，望着她倆發

怔。

華師娘哭不出趣味來，訕訕地走開了。杜夫人一看她的伯蘭，兀是不動，兩眼半閉着；呼吸也很微弱；臉色也青了，頭上只是出汗。她知道事情不妙了……

一屋裏堆許多玩具：馬呀，鹿呀，車呀，船呀……杜夫人紅眼雞似的一件件往那大木箱裏檢。口裏喃喃道：「兒呀！我也算對得起你了。」……檢好了玩具，又把伯蘭的衣裳褪了，給他換件新的。伯蘭只睜眼望了望他的母親，好像十分快樂似的笑了一笑。杜夫人忍痛親了他一下，眼淚又落了下來。漸漸伯蘭的褲子褪下左腿了。兩隻

肥胖的小白腿，完全露出。只見他一翻身跳下就地，來回走了幾躺，嘴裏嚕嚕嚕說了一篇，彷彿是表示他的自由恢復了。杜夫人怔了一怔，突然抱起伯蘭，狂熱地接了幾個吻。顫聲道：「乖乖！娘苦了你了！」

此段小說妙在意思十分含蓄；而杜夫人的情形可笑處，完全流露出來。不會說話的小孩的態度也描寫盡了。可惜我的學問太淺，沒有把牠的原意譯好。真是慚愧得很！

碎玉附記。





## 以後

空我

畢正雄的母親告訴畢正雄道。雄兒呵。你切不可如此呵。不要自己悶壞了身子。不是玩的。男大當婚。做父母的但願得早日看看佳兒佳婦。也就了卻一件心願。你父親兩鬢漸漸斑白了。轉轉眼就是老人家了。狠盼望你娶了媳婦。生一個粉孩兒。含飴弄孫。去娛他的老境。雄兒呵。你平日狼明白。狠孝順。你父親也常常稱贊你。難道這時便糊塗了麼。這徐家的親事。是你父親定下的。他老人家一片好心。替你謀幸福。你倒二十四個不答應。惹他老人家火冒起來。這件事還是一定逃不過。犯不着惹他老人家氣惱。要是氣壞了他。你到犯着不孝的罪名。要是氣壞了你。也是自己白白地糟蹋自己。並且這親事。是孫媽媽替你

做媒的。孫媽媽從小用他的乳漿養你這般大。平日心肉似的痛着你。難道還害你不成。那徐家的姑娘。我雖說也沒看見。但是聽孫媽媽說。人品長得十分美麗。舉止也十分端重。雖然不會進得學堂。但是也略解書字。我想一個女人家。只要能夠記家用賬目也就夠了。難道真個要考女狀元麼。你硬說你沒有看見。這是笑話了。難道好好人家女兒。那可以像些閒花野草。終日在外面混着。給你看見的麼。你仔細想想看。徐家的姑娘。要是鎮日價在外面混着時。是什麼樣門戶了。哎呀。雄兒呵。我昨兒聽見沈家阿才說。你現在女子中學那邊交了女朋友了。你想這句話將來傳到你父親耳中。那還得了麼。所以我還吩咐

他千萬不要給你父親知道。要是知道了。恐怕你下半年的書就是讀不成了。還要說什麼大學呢。出洋呢。雄兒呵。你若要想將來出洋讀書。你千萬要和那些女學生隔絕了。你父親常常說給我聽。現在的女學生。實在是鬧得不成樣子。什麼解放呵。社交公開呵。終日鬧着。把那些女訓女誠撇到腦後去了。最可嘆的。就是有些有用的子弟。也給他們鬧住了。弄得混頭混腦的。書也不想讀了。雄兒呵。你想想看。你要是鬧穿了。那時你父親還肯給你日後出洋麼。你是想出洋留學時。你總該聽着我的話。快打起精神來。歡歡喜喜的把這親事答應下了。你父親歡喜你。將來我向你父親說。放你出洋去留學。成就你的志願。他或者能夠答應。你看豈不是好。雄兒呵。你看怎麼樣。

畢正雄的母親說的時候。畢正雄沒精打采的靠在椅子上。他聽完了。他覺得現在自己在家庭卵翼之下。沒力去抵抗他。而且要反對時。分明是自己與自己前途的幸運宜戰。沒奈何只得退一步想。暫時的屈服。將來再說。如是

乎對着他母親點點頭。他母親以為他是心回意轉。非常高興的去備辦了。

徐惜英嫁的前一天。他母親和他備了些香燭。去到他父親的墳上去拜掃一番。他母親看見了墳上荒蕪得不成樣子了。因為他們只剩了母女兩個。都是窮日盡月的閉鎖在屋裏。誰也不知道這荒郊野外的。事要是倩人去看看。都是欺他們足不出戶。騙得錢到手。誰也不管你的閒帳了。他母親看看這個樣子。不由的傷心起來。又想起當丈夫去世的時候。並無三男四女。只剩下這一塊肉。如今好容易養大成人。但是女孩子總不能一世養在家裏。眼見得一乘花轎。平白的送到人家去了。從今後剩下自己一個人。受着這淒涼的况味。想到此處。急忙拿眼睛向惜英望着。不由的兩行熱淚。直流下來。惜英見他母親哭了。多分是爲了自己要嫁的緣故。自己出嫁之後。撇下了他一個子。這光景也委實淒涼。且自己嫁後的日子。也不知是甜是辣。是苦是酸。然而總沒有在母親跟前這樣適意。

了。也忍不住眼圈一紅。嗚嗚咽咽哭起來了。他母親見他哭了。心裏又着急。要想來勸他。但是自己一時又止不住眼淚。母女兩個你望我望你的哭了好一會。還是他母親先止住了眼淚。再勸住了他。母女倆實在疲倦了。便在墳邊的一個石頭上坐着休息。這時候母女默默無言。沈寂了好一會。後來還是他開口問他母親道。媽呵。你爲什麼忍心要把我嫁出去呢。他母親聽他這話。眼圈又紅起來了。幾乎又要哭將出來。恐怕再撩起女兒的傷心。只得竭力忍住。用着誠懇的去勸他道。英兒呵。我何嘗捨得呢。我只有你這一塊肉。又無三男四女。我今年已上了四十歲。看看桑榆暮景。這一生也差不多是要完了。但願給你找個好好的人家。嫁了出去。享一世的福。也就算我對得住你的亡故的父親了。如今據孫媽媽說。這畢家的家底狠殷實。又只有這一位少爺。這少爺品貌也好。學問也好。而且志向很大。聽說還要想什麼出洋留學呢。雖然說性情稍爲有點兒執拗。這也是少年人所不能免的。女

孩家做新婦。總要百事小心。就是對於丈夫。只要自己能夠順着他。不可同他爭執。他們少年人。正在感情興旺的時候。用情去感動他。自然和諧無間了。英兒呵。我的言語。你要緊緊的記好了。就是你一生的命運的關鍵呵。將來即使有些不恰意的地方。總得忍住了才好。自古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後來的日子長着呢。只要後來結果好。就是眼前委屈些。也是要忍住的。英兒呵。這不過是我的多心罷。據孫媽媽說起來。你的命運正好着呢。那會有絲毫委屈到你身上來呢。他的母親說到此處。舉眼一看。天色已經不早了。便同着他起身回去。

畢正雄同徐惜英結婚三月以後。畢正雄對着徐惜英。仍舊是路人一般。任憑徐惜英百般的依順。幾幾乎要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了。依舊是沒効力。徐惜英已陷於無計可施的地位。也只好在無人處偷彈着眼淚。後來到了歸寧的時候。一一的告訴他母親。他母親也只好勸他。陪他流着些眼淚。勸他的千言萬語。歸根一句話。就是將來總

有回心的一日。

畢正雄學堂裏畢業了。第一句話就是要求出洋留學。他父親要待不答應時。經不住朋友大家都說這孩子天分高。將來的前程很大。要是不讓他留學。好比把一塊白玉埋在泥裏。非常可惜。只得答應下了。這時的畢正雄快活得了不得。本來他見着徐惜英是一付刻板的面孔。如今卻略帶些笑容。這一來把個惜英的一顆冷到冰點的心。又漸漸的跳躍起來。可是他覺得事出望外。到還受寵若驚。一舉一動。有些不大自然。他心想正雄究竟待已不差。以前因爲他心裏想着留學的事情。十分煩悶。故此對於自己。就淡薄了些。也是理所常有的事。如今他目的已達。故而就有些喜意了。將來功名成就之後。還不知要如何的快意呢。他這樣一想。他反怪自己以前是過慮了。他於是精神一振。去仔仔細細小小心的替正雄料理行裝。

正雄臨走的一天。他的父親對他說道。你此去要勤勉求

學。將來學成歸國。給人家崇拜你。也不負我教養你這樣大。你要曉得我們的家境。外面雖然看來很好。但是到了現在。也只有名無實了。你以後的學費。我當盡我的力量籌畫給你。你將來總要能夠自立。不然。日後就危險了。我是垂老的人。也沒什麼大希望。總爲的是你呵。他的母親也接着說道。你此去孤身一個子。各事均要自己保重。免得我們千里迢迢的掛念着。還要時常寄家信。外國的情形。也要時常告訴我們些。這時他的岳母也在一傍插嘴道。是呵。親家奶奶的話。實在不錯。姑爺要記好了呵。你要畢了業。就趕緊回來。你要曉得他們老人家。一時一刻的掛念着呢。至如說到英兒。他年紀輕不懂事。諸事還要請姑爺原諒着。可憐他是個沒了爺的人呵。他們說完這些。正雄只是微微的一笑。說了聲曉得了。只可憐惜英有千萬言語。卻一句說不出。拿眼睛對正雄望望。又對自己母親望望。好像有些話。要借他母親代說的。但是他母親雖然似乎也有一肚皮的話。也只拼拼湊湊。湊得上面的幾

句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正雄走了。他父母忙着他的學費。一年一年的籌備。一年的匯寄。他母親同情英母女倆。眼巴巴的數着。一年

……二年……三年……四年……

一間三層樓洋房上面。臨窗的寫字台上。坐着一個西裝的中國女郎。只管對着窗外的馬路上出神。有時又拿起手來看看手表。忽然房門豁的開了。走進一個英挺雄偉的少年。面上帶着笑容。這女郎一見。忙的迎將上去。這時少年拿着女郎的手。接着送到嘴邊。親親熱熱的吻了一下。這女郎卻向他瞅了一眼。慢騰騰的吐着說道。你究竟怎樣安置我呢。你既然畢了業。當然要回去。我是不情願和你再去過那舊家庭下的陳舊生活的。你究竟怎樣安置我。那少年笑嘻嘻從袋子裏拿出一封信道。我的解

決的方法。就在此了。你拿去看罷。那女郎接着一看。登時快樂起來。又問少年道。當真的麼。那少年道。自然真的。還誰你不成。我家中父母二個。他們飽食暖衣。也足了一世。我何必再去同他們纏過不了。

由美國駛到英國的甲板上。有一位中國駐英公使的祕書官。同他的夫人坐在椅子上閒眺。這時有二隻海鳥。在空中飛翔着。那祕書指給他夫人看着道。吾愛。你看他們到也自在呵。

畢正雄的父親。對着妻子同情英的母女倆說道。正雄這孩子今年要畢業回國了。惜英的母親對着惜英望望。惜英不由得低着頭。心中料想着正雄回來以後的事怎樣呢。可憐他們四個人都是這樣想。咳。可憐這「以後」的夢。



# 古香室諺語考

(續)

章梅魂



不長進 王長史與支道林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

七擒七縱 南夷畔漢。諸葛亮往平之。有孟獲氏。素為夷

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慚而退。(世

漢所服。亮生致獲。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猶遣

說)

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三國志)

應接不暇 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

老生常譚 此老生常譚。(三國志)

暇。(世說)

下筆成章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三國志)

望梅止渴 魏武帝軍士失道。大渴。無水。令曰。前有梅林。

言過其實 先主謂諸葛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能大用。

可止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世說)

(三國志)

流芳百世 晉桓溫有大志。嘗撫枕嘆曰。既不能流芳百

出頭 與袁術書曰。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三國志)

世。不足復遺臭萬年邪。(世說)

呂布傳)

遺臭萬年 同前。(世說)

叩頭 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三國志)

盲人騎盲馬 顧愷之與殷仲堪作危語。有一參軍在座

畫餅充飢 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世說)

(三國志)

(未完)

著名之療膚藥水

拉福祿為最靈驗之皮膚病藥功能掃除一切使人受累無窮之皮膚苦痛

凡如焚若刺之癬疥一經此玄妙之靈藥則即消失無餘數千種現狀不同之癬疥已經治愈定亦足為君之助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  
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 (27)

▲本函授部分設

甲國文商業科  
乙英文商業科  
丙簿記專修科

中國商業函授部

有志向學者不論遠近函索章程即寄  
▲校址 上海英租界北泥城橋堍  
◎校長 楊公炎

小 (128)

(新) 優等畫片 (達)

買賣 長畫 短畫 諧畫 租賃 請函索目錄

香港油麻地上海街二百三十三號  
新遠畫片公司

小 (129)

陸軍部鑒定

模範軍人

教育部審定

八册 每册一角五分

國民教育首資模範。本館特舉歷代名將之最足崇拜者編輯成書。或一人一傳或數人合傳。採摭史料。搜羅遺文。以淺顯之文筆。述偉大之事業。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皆宜人手一編。以為私淑之師資。而振尚武之精神。子目列下。

- 第一册 關壯穆 岳武穆 第五册 曹彥彬
- 第二册 張飛 趙雲 第六册 狄世忠
- 第三册 謝玄 韓擒虎 第七册 郭烈 兀
- 第四册 尉遲方 蘇定方 第八册 周遇吉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有  
為  
者  
亦  
若  
是

艾迪生是個大發明家；但是他是在火車上賣報出身。福特是個汽車大王；但是他是一個機器匠出身。商業中大人物，多半是出身平常的；他們所以成功，無非是刻苦勤學的緣故。

閣下若要將來在新商業中佔重要地位，也一定可以辦到，所要緊的，就在「有為」。怎樣「有為」呢？就是快來研究商業的新智識；有了智識，做起事來，自然可以措置裕如了。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

學社添設 **商業科**

預科已經開辦，用淺顯英文，教授最新穎最切用的商學，請即索閱簡章為要。



劇笑  
官之朋友

李伊涼

人物

崔唐臣 隱士 三十餘歲

呂晉叔 官 四十歲

蘇子客 呂幕客 三十餘歲

張福 司閹

王升 公役

第一場

汴水一灣。岸上桃柳相間。自場

左至場右爲驛道。崔唐臣青衣

小帽坐小船內。呂晉叔蘇子客

乘馬自左上。時正下午四五時

左右。

呂 好景致。

蘇 好景致。

呂 快樂得很。

蘇 快樂得很。

呂 我們下馬休息一會兒。

蘇 是有點疲倦了。

呂 (下馬)。

蘇 (下馬) 這景致真好。當年我們

入京大比。路過杭州。在西湖盤桓

了幾天。但還沒有今日這樣暢快。

可見得景由心造。當年我們一心  
應試。所以辜負西湖了。

呂 不錯呀。當年遊玩得最暢快的

要算崔唐臣了。什麼西湖遊記哩。

遊湖詩草哩。鬧得煙霧瘴氣。可是

一把舉業拋荒。結果名落孫山。回

去那能有面目見江東父老啊。可

見得行樂也得在功成名立之後。

蘇 是。本來「行樂」兩個字。是功成

名立的人才配用的。那些一事無

成。專門嬉戲的。只能說是「遊蕩」

哪。(以目視呂作諂笑)提起崔唐

臣來。却也可憐。他肚子裏本是好

好的。可是被外物分了心。竟然失

敗了。他下第後。不曉得到那裏去

了。論不定一時短見。尋了死也未

曉得我們現在的身分。我們和個

可知。我們有暇。倒要探聽探聽他

的下落。也不枉我們相交了一場。

時兩人已繫馬樹蔭。信步而前。

見小船繫柳陰下。

蘇 (指船)這船戶只怕是個風雅

人。繫船在這個所在。哈哈。(聳肩

大笑。自喜言語滑稽)

呂 叫我坐在這種船內。悶也要悶

死了。

蘇 不過他們自以爲南面王不易

堪。也不致於墮落得做撐船老啊。

呂 (微笑)我覺得比從前精神上

蘇 心理的作用。的確有這種現象。

不過我看那人總有一點蹊蹺。

呂 我不相信。崔唐臣即使落魄不

蘇 一隻狗都幾乎要叫：一聲……

(掩口大笑)

呂 ……………

呂 (大笑)算了算了。想起他來便

隨你什麼人都他了。恐怕連看見

二位老兄。失迎失迎。(上岸)近來

蘇 隨你什麼人都他了。恐怕連看見

一隻狗都幾乎要叫：一聲……

好。

呂 (掩口大笑)

蘇 心理的作用。的確有這種現象。

呂 ……………

呂 不過我看那人總有一點蹊蹺。

呂 我不相信。崔唐臣即使落魄不

蘇 (微笑)我覺得比從前精神上

蘇 一隻狗都幾乎要叫：一聲……

(掩口大笑)

呂 ……………

呂 (掩口大笑)

蘇 心理的作用。的確有這種現象。

呂 ……………

呂 不過我看那人總有一點蹊蹺。

呂 我不相信。崔唐臣即使落魄不

蘇 (微笑)我覺得比從前精神上

蘇 一隻狗都幾乎要叫：一聲……

(掩口大笑)

呂 ……………

呂 (掩口大笑)

蘇 心理的作用。的確有這種現象。

呂 ……………

呂 不過我看那人總有一點蹊蹺。

呂 我不相信。崔唐臣即使落魄不

蘇 (微笑)我覺得比從前精神上

蘇 一隻狗都幾乎要叫：一聲……

(掩口大笑)

呂 ……………

崔 是當年落第之後，也沒有和兩位告別。儘自走了。很覺抱歉。實在當時虛榮心太重。一看功名沒得我的分兒。便覺得你們得意洋洋。一舉一動。都在嘲笑。我氣不過。便拔起腳來走了。現在想想。真真好笑得很。

蘇 唐臣……你後來你……

崔 後來我忽然覺悟了。我覺悟到功名是一個假東西。是可以做伴得來的。富貴如浮雲。什麼富。什麼貴。不過驕傲驕傲淺見的愚人罷了。換一句話說。「富」就是「利」。「貴」就是「名」。我們孜孜爲利。究竟良田千頃。不過食我一口。廣廈萬間。不過臥我七尺。多了又有什

麼益處。遺給子孫。反而養成他們執袴習氣。害了他們一生。兢兢爲名。也不過博得千古庸人。唧唧嚙嚙地贊嘆罷了。所以立即心地清涼。萬念皆空。檢點篋內。尙有青蚨數百串。便將一半買了此舟。一半販賣雜貨。取息度日。到也逍遙自在。回想當年應舉覓官時。彷彿一場妖夢哩。

蘇 那我到以爲富貴兩個字。不應該……

呂 (望天色) 呀時間不早了。(向蘇) 不是晚間還有應酬麼。

蘇 不錯。(向崔) 唐臣兄。你和我們一路進城去。敘敘如何。

崔 (微笑) 改日罷。今日這船還得

料理料理。府上在城裏什麼地方。蘇 我們就在縣衙門裏。晉叔翁就是本縣縣長咧。

呂 再會。(上馬)

蘇 再會。(上馬)

崔 再會。 幕下

## 第二場

縣署門房。王升張福坐桌旁談話。崔唐臣青衣小帽上。

崔 喂。

張 (斜視以目。操不純粹官話) 幹什麼。

王 (向張) 昨晚又在孫老爺處輸了二百塊錢。

張 又輸了二百塊麼。

王 老爺們的錢也真多。輸也輸不

怕。孫老爺昨晚輸了六百塊哪。

崔 (大聲 ) 喂。

王 ( 怒目視崔 ) 這是什麼地方。由得你大呼小叫麼。

張 幹什麼。

崔 我問呂兄蘇兄在不在裏面。

王 啊。你是呂二爺蘇二爺的朋友嗎。

崔 ( 怒罵 ) 放你的狗屁。

張 ( 同聲 ) 你可是瘋了麼。

崔 ( 怒 ) 說什麼。我問的是呂晉叔

和蘇子客二位。

張 ( 驚訝 ) 什麼知事嗎。蘇老爺嗎。

崔 不錯。在不在裏面。

張 有什麼事。出去了。

崔 特地來回看的。

王 什麼。兩位大人幾時來看你的。

張 好一個流氓。公門中由得你說話麼。

( 向王 ) 現在有一批流氓。望號門房轉一轉。就跑出去了。便在外面招遙撞騙。說是和衙門裏某

人某人要好。人家就怕他了。現在

這個傢伙。竟和老爺們開起玩笑

起來了。

王 把他押起來。

崔 少放些屁。掏出名刺。交張福。

張 ( 念名刺 ) 崔唐臣。好。放在這裏。

等二位老爺回來。要是老爺不認

識你。當心你的腦袋。不怕你飛到

天上去。

王 哼。真真豈有此理。

崔 ( 冷笑 ) 又長嘆。

幕下

第三場

縣署花廳。上首爲坑床。下首兩

排紅木茶几。太師椅。幕啓。呂晉

叔坐坑床上。吸水煙。蘇子客坐

右排頭座椅子上。

呂 這兩天應酬得腦子都昏了。

蘇 是。就是我也不曉得那裏來的

這許多應酬。

呂 近來我們時常出去。衙門裏不

曉得怎麼樣了。有暇應當清理清

理一下。( 吸水煙 )

蘇 是。是。是。明天交給我辦罷。

張 張福手持許多名片上。

張 ( 向呂足恭立正 ) 回大人。今天

王大人孫大人陳老爺回拜。牙帖

委員施直稟辭。

呂 都一起挂了號麼。

張 是。

蘇 就是這兩個嗎。

張 (向蘇)沒有了。還……還有一

個來看蘇老爺的。這這……這張

名片就是。不過張福有一點疑惑。

老爺也許不認得這人罷。(遞名

片給蘇)

蘇 啊。是他。

呂 是誰。

蘇 就是崔唐臣。

呂 (懊喪)怎麼。他來了嗎。

張 是。

呂 怎樣一副樣子。

張 回大人。他……他穿的一套青

……青緞子袍子。黑馬褂。

呂 (自語)那也罷了。

蘇 他是我們福建的大紳士。今番

到這邊來辦貨。昨天我們在路上

遇見的。

呂 他沒有說起望我嗎。(吸水煙)

張 是。他也望大人的。

蘇 你派一個人去找他去。

張 (是下場)

呂 那又何必去找他。我看言語無

次。只怕有神經病了呢。

蘇 是。(呼喚)來呀。

王 王升上。

王 喳。

蘇 你去追張二爺去。叫他別找人

去追那姓崔的了。

王 喳。喳。喳。(退。匿笑。自語)想不

到大人老爺。會和這等人打交。

蘇 (呼喚)來呀。

王 喳。

蘇 你將才說什麼。

王 沒有說……什麼。

蘇 去。

王 喳。(下場)

呂 (埋怨)都是你招鬼上門。讓他

們下人好笑。我看他未必穿什麼

緞子袍褂的。多份是張福怕我們

過意不去。才說得好聽些。怕不是

昨天那副鬼相。(吸水煙)

蘇 是……是是。

幕下





# 琴譜說明 (續)

林履彬

虛「虛撞」按位撞得聲後，上一位再撞，或下一位再撞。

豆「逗」字。急綽至位，乘勢將指一振取音。

史「使」字。與逗同法，但右手不彈絃。

魚「喚」字。按徵彈後，下少許，急歸本位，再速下少許。與「撞」字的意相反。

午「澹」字。按彈後音少息，即上一位彈，取其停後捷速之意。

閃「蹇」。按彈後，乘餘音將盡，用手指按弦，與琴板接觸，使絃振動發聲，右手不彈。

虞「虛蹇」。絃未經按彈，單用蹇法得音。

色「搯起」。名指按在某徵位，大指於名指前，用甲爪絃得聲。

豈「對起」。與搯起同。

## (五) 解釋舉例

荷 甸 甸 勾 勾 勾 (陽關三疊曲第一疊第一句)

左手不按，右手勾三絃，勾四絃，勾五絃，勾六絃，挑七絃。俱係散彈，得六，五，上，尺，的音。

疊上九疊蟲 (陽關三疊曲第一疊末句)

(疊) 左手名指按第二絃的十徽，右手勾二絃，同時挑四絃。得「四」字的音後，(上九) 將左手的名指移上第九徽。

(疊，疊) 類推。

筇 左手名指按住第三絃的十徽又八分，(每兩個徽位的距離分作十等分) 用右手勾三絃。

蹇 左手大指按住六絃的七徽半，右手先挑後抹六絃。左手中指按第一絃的八徽九分，右手剔一絃。

(略舉數例餘類推) (完)



## 冷笑

侯樵仲

朝陽漸漸移上窗來，他坐在椅上，呆呆的望着月份牌，深深地想，彷彿快要失掉知覺。但他的知覺，忽被一種粗急的語聲喚回。

他的夫人站在他面前，用嚴厲的聲音說：「米沒有了，油鹽鏽也空了，巧媳婦不能煮沒米飯，你怎樣！你怎樣！」

他祇用灰色無光的眼，向伊一望，隨即低下頭來。伊的聲音更粗惡了，繼續的說：「家裏這樣困難，應該想個法兒。曾不見男兒家，祇坐在屋裏，長吁短歎，沒個法想，教我瞧着替你慚愧。你看兩個孩兒，都哭着要飯吃，他們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跑到我肚裏來。人家孩子都是鮮衣美食，他們却日日挨餓挨凍……」他依舊低頭不語，伊的胸膛被怒氣填滿，臉色紫紅，用脚在地上頓着說：「你到底怎樣！你到底怎樣！難道裝聾作啞，便可了事。遇着你這

樣不掙氣的男子，可惜我老了，不然去開娼也好。」

他實在按捺不住了，勉強抬起頭，掙出一句話說：「我正在想法兒呀。」伊說：「什麼法兒？快想想！人家的炊煙，已透出屋頂，我們的竈，還是冷的。」他祇得柔聲說：「請你別鬧，我立刻寫信去借。」恰虧小孩子在牀上大哭，纔將伊引出去了。

他重重的歎了一口氣，拿出信紙，提着筆，正待寫時。他的手忽然不靈活了，漸漸以至將所握的筆，跌在桌上。因為他立時想到以前一回事了。他記得上次去和慕陶借錢時候，他飛紅着臉，說了許多艱苦話。慕陶要理不理的，表現很不願模樣。最後給他央求不過，方當着衆人，向他說：「庸生！你不來則已，來便別無他事，祇有借錢，自己算算，用我的錢，已很不少。再借兩回，我也完了。你應當想個

長久法兒，假若我不在這裏，你又怎樣？」衆人的視線，一時都注到他臉上，露出鄙夷模樣，還有兩個交頭接耳，眼望着他冷笑的。他羞恥極了，恨不得鑽下地去，默然半晌，沒奈何，老着臉，吞吞吐吐的說：「我也知對你不起，但我沒有充分的謀生底技能，所以長日窘迫，目前除你以外，再沒人可找的，沒奈何，再借一遭兒，下回決不來了。」慕陶冷笑說：「祇借了這遭麼？好拿五塊錢去，想你下回，也當然沒臉來的。」說罷，掏出一張鈔票，向桌上一丟說：「拿去罷！」他覺得這種待遇，是再難堪沒有的，很想拒絕他，也照樣羞辱他，但他畢竟沒有這種勇氣，結果悄悄的向桌上，取了鈔票，轉身便走。耳裏却聽着衆人兩種譏笑：一說，無聊，一說可恥。這個印象，深深地嵌在他腦裏，每回想起，血管便膨脹了。自己掩着面說：「羞恥。」他雖竭力的驅逐這印象，却不成功。現在再和慕陶借錢，豈不是自討沒趣。衆人可怕的嘴臉，恐怕已經在那塊預備着譏笑他咧。他伏在桌上抖顫，終於毅然說：「甯可餓死，不能再借。」

伊止住了孩子的哭，又走進來，見他依舊呆呆的坐着，立時暴怒說：「怎麼樣！怎麼樣！」他臉上露出哀懇的顏色顫聲說：「不能借！不能借！羞恥！羞恥！」伊由怒極而轉成冷笑說：「羞恥麼！你願羞恥，真有志氣，我可不能坐以待斃。孩子是你家的，交給你，我一個兒，不怕沒飯吃。」伊說罷，轉身向外便走。牀上的孩子，依舊哭泣不止。

他的喉嚨裏，不知不覺的發出一聲「轉來！」伊頭也不回，好似不曾聽見。他祇得站起去，拖住了。伊厲聲說：「拖我作什！」他哀聲說：「且轉來，我便去借，不看我面，瞧兩個孩子罷。」伊說：「不要借，不要借！讓我去好！」

他在房裏踱了一回，咬着牙坐下，拿起筆寫了。筆的重量，似有千斤，字極歪草，不能成行。對面一個鏡子，照見他灰白的臉，變成青色，兩個眼眶的淚，沿着瘦頰流下。慕陶折開他的信一看，冷笑說：「早知又有今日。」衆人看信，也同時發出鄙夷的笑聲。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體 育 叢 書

第 一 編 田 徑 賽 運 動 六 角

第 九 編 杖 球 三 角

第 八 編 棒 球 二 角

第 六 編 檯 球 七 角

第 五 編 籃 球 三 角

第 四 編 棍 棒 二 角 五 分

第 三 編 網 球 五 角

第 二 編 足 球 四 角

第 七 編 發 達 肌 肉 法 三 角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新人物必讀新文化書

- |                       |        |
|-----------------------|--------|
| 世界叢書                  | 已出十五種  |
| 共學社叢書                 | 已出六十五種 |
| 尚志學會叢書                | 已出十四種  |
| 文學 <sup>研究</sup> 會叢書  | 已出十九種  |
| 新時代叢書                 | 已出七種   |
| 新智識叢書                 | 已出十五種  |
| 北京大學叢書                | 已出八種   |
| 南京 <sup>高等師範</sup> 叢書 | 已出六種   |
| 武昌 <sup>高等師範</sup> 叢書 | 已出一種   |
| 大同大學叢書                | 已出一種   |
| 理科叢刊                  | 已出一種   |

▲上列叢書十一種都是新文化的宣傳使者

▲另印「新文化書目」詳載書名價目函索即寄

###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最有系統的叢書  
第一期二十四種出版

- |           |      |    |
|-----------|------|----|
| 氣象學       | 竺可楨  | 二角 |
|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 李四光  | 一角 |
| 銀行要義      | 楊端六  | 一角 |
| 中國關稅問題    | 馬寅初  | 一角 |
| 細菌        | 胡先驕  | 一角 |
|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 周燮生  | 一角 |
|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 岑德彰  | 一角 |
| 棉         | 馮探先  | 二角 |
| 實驗設計教學法   | 芮佳瑞  | 二角 |
| 煤         | 謝家榮  | 二角 |
| 美學淺說      | 呂澂   | 一角 |
| 法蘭西文學     | 楊寶昌英 | 一角 |
| 法律        | 周鯤生  | 一角 |
| 修辭格       | 唐大釗  | 二角 |
| 平民主義      | 李劍   | 一角 |
| 深入淺       | 楊端六  | 一角 |
| 出精要       | 費祥   | 二角 |
| 無倫門       | 顧彭年  | 二角 |
| 類廣博       | 李澤彰  | 一角 |
| 定價低       | 李澤彰  | 一角 |
| 歷最易       | 李澤彰  | 一角 |
| 購致書       | 李澤彰  | 一角 |
| 目列下       | 李澤彰  | 一角 |
| 汽機發達簡明史   | 孔祥鵝  | 二角 |
| 全國一週      | 謝彬   | 二角 |
| 中國商業小史    | 王孝通  | 二角 |
| 層法        | 林炯   | 一角 |



## 鄉人梅悅

梅南嶺

某耶穌復活節星期的第二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太陽高照的熱度和光線，不涼不暖，又明又亮，這正是人歡悅的時候了，却是我心內反覺得很沉悶的。於是一步一步兒來到監獄後背散散心兒，不覺眼巴巴的望着，一溜圍繞監獄粗笨的柵欄，數算往來的人物；我平素却有個惡熱鬧的癖性，不料今日無心遇着了。說來這天原是這個節期放假的第二日；所以一應的犯人都沒有帶出去作工，故此他們在院內便有許多酒酣耳熱的人大鬧起來了，狂叫大罵，鬧個不休，並時時刻刻聽見他們口角的聲音；和那傷風敗俗的曲調；還有些人聚攏在鋪板

旁邊擺設門牌，還有幾個可憐的却躺在鋪上，蓋上羊皮；他們是因爲鬧出了大不合理的事，被夥伴們打個半死半活，放在那裏，任他們自己甦醒都不管了，還有幾個在那裏爭鬪，有時候動起刀來的。像這樣兩天的光景，幾乎把我鬧出病來了。老實說一句：我平素禁不住這樣的胡鬧；況且在這個地方，更是容不得這些醉漢如此亂七八糟的。那些管獄的爺們雖然是知道的，也不肯來約束他們；只因他們知道這些犯人們，每年不過這一次的快樂罷了；看看他們這些人平素又是很可憐的，所以也就隨他們去快樂一時罷。最後我實在忍不過，不覺無明的火

從心中發了作，偏看見有個國事犯叫了m到我這裏來；他不高興的樣兒望着我，便把眼光一閃，嘴唇動顫顫的，從牙縫中挤出道：『我恨透了這班強徒，』便走了。我也隨身進到裏面去，我原來從裏面如同瘋了的衝將出來，不到一刻鐘的工夫，那時有六個強壯的人一簇擁上去，要制伏韃靼克金；動手把他痛打了一頓，就是一匹駱駝也要打死的。然而他們平素也知道，這種健漢不是如此容易打死的，所以他們不免也就任意飽賞其拳了，在這個時候我進來便望着，大遠的角落內一張鋪上，是克金躺在那裏，蓋上一張羊皮，似乎絕了氣息，只見個個人不言不語的繞着他走；確是他們深信他明天一大早，就會甦醒轉來；假使那人的造化有點差錯，既吃了那頓他打，恐怕難保存性命了，我也不去理會他，便一徑到我自己去的地方去，對面便是一面鐵格子窗戶，手在頭後，眼睛合上，仰在鋪上，我平素是歡喜如此躺的；這個時候若是一個要打瞌睡的人，使他心中又無煩惱，便可到夢鄉裏去

了。我在這個時候不但不能入了南柯的境界，并且心內突突的亂跳，還記着那m的一句話：『我恨透了這班強徒！』在我耳朵鼓膜裏咕嚕咕嚕似那留聲機器一樣呢。要知道我爲什麼要描寫這許多的狀態呢；只因我自從受了這宗打擊之後，直到如今，時常夜間發夢，叫我再沒有比這個夢更難受的了，想來我也少有刊印我在獄中行事，不過十五年前寫過一篇題目就是死人的屋罷了；其中論論那個謀殺他的妻子囚犯，寫到這裏我順便要解釋一筆。自這篇出世後，有些猜忌多疑的人，都以爲我是因爲謀殺了我的妻子，被拿在監裏的，其實這是誤會了。

我的記性一日壞了一日，竟成了一個忘其所以的人。所以把從前一應的事情，也就一件件的丟失了，却是在獄內四年，一應的往事，又都接二連三的記憶起來了，好像重復過了一回。大概這也是從不知不覺中自己轉將出來的，有意去追索的時候却是很少，有時因着一

點機緣，或是些微事體，忽然觸發，遂逐漸的把那副全景完全勾引出來，囫圇的發現在腦膜上。我時常去將這些印像仔細的分析起來，便從這裏又生出許多新發明的情態來。有時又要去把所作的事更改又更改，這便是在獄中最取樂的一個勾當，此時忽然地因着個緣故，便勾起我想到我纔九歲的時候，一樁事來：那個無緊要兒童時期，一應的行事，我都忘記了；但在這個閑空的當兒，我却要把那時的事，特特的追記一追記，當那年八月間，我還在自己的鄉村裏避暑：一日天氣熱度雖高，却有涼風拂面。因夏天將完，不久就要到摩斯哥去過那長久的冬令，習學法文功課了，我的心裏很納悶的，不願意離開我這個鄉村。想來，便出外去閒散一間散：經過莊場，來到一條山澗，徑入沿岸長的矮野林兒中去了；聽見有一個鄉人，獨自在三十來步外，空曠處耕地。我微知那人必是耕一塊山地，馬也是很吃力的，時時刻刻聽見那人叫喊「上，上！」的聲浪傳到我這裏來，我們鄉裏的人我都認

識的，但這個人是誰，我却不敢說，因為我心內有事，也不便去理會他了。在這個時候我，一心忙著折下了許多的樅樹的枝，拿來鞭打田雞。這類樹枝，雖說好使用，但不經久；那種樅樹枝，却不是這樣了，我對於甲蟲或別種昆蟲類，很有興趣的：有時候把有彩色的搜聚起來。那小巧又活潑的，紅黃色帶上黑斑的蜥蜴，我也歡喜，却很怕蛇。只是蛇少過蜥蜴呢。我還喜愛菰子。這邊却不很多。若要多得時，少不了要往樅樹那邊去一回。我是要去，在這世界上我最喜歡的莫過於一個林內有了：菰了。漿果和甲蟲，雀鳥，箭豬，松鼠等類，還有我最愛的一樣，你道是什麼，就是地下落的死葉子：就在這個時候我拿着筆，還覺得我們的樅樹那股清香味兒：這我一輩子不能忘卻的了。在那萬籟俱寂的時兒，忽然地聽見有人喊「狼」的聲音。我也接着驚喊起來，一面因着駭怕不要命的叫喊，一面跑出來，往那空曠處去，一經奔到那耕地的鄉人那裏。

誰知那人原來是我們鄉人梅悅。那是不是他的名



字。我可不知道，不個人人這樣叫他。他生得厚實老成，約五十來歲的光景，他的一溜深褐色的散鬚上，現出許多蒼白色來，我從前雖是知道他，却少有機會同他交言。此時他停住馬聽着我叫喊，我到了他那裏喘不過氣似的，便一手捉着他的犁，一手拉着他的袖子，他看我受了好多大的驚駭呀。我一面喘着叫道：「有了狼了！」

他也信以為實似的，便扭過頭來周圍望了一會兒，說道：

「狼在那裏呢？」

我答道：「聽見有人喊『狼來了』，駭得我腳不粘土的跑了來。」

那人安撫我道：「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那裏有狼呢？不過是你幻想罷了！怎樣能有狼來呢？」我何曾聽見他說的，全身只顧發抖，儘是拉住他的衣服，想來我的面孔必然是雪白的了。他勉強笑着望著我，好像替我著急似的。

搖頭道：「咳！我的老爺啊，小爺啊，你駭著了！」又道

「這裏，我的好小爺」說著。

便伸出手來摸撫我的面頰接著道：

「快些，快些，自己畫上個十字，基督與你同在了！」

我却沒有畫。此時我的嘴角又扭轉起來了，我想這個格外的叫他動心。他即刻伸出他的黑指甲，染著泥土的，粗大的指頭，輕輕的來按我的嘴唇。

露出溫柔的和藹的笑容，如慈母似的，向我問道：「

小爺你告訴是怎麼了？我的好小爺你快快的說罷！」

最後我纔悟到却不是狼，是我的幻想了，原來這次的喊聲雖聽得如此的明顯，但我從前也有一兩次聽見這類似的喊聲，却不是指著狼罷了；這確是我知道的。（像這樣一類的神經錯亂的勾當，俟我漸漸長大起來纔少了。）

此時我還是膽怯失措的模樣，瞧著他問道：「罷了，我要去了罷。」

他仍是帶著那副慈母的笑容，答道：「好，去罷，我望著你去，決不會使狼拉了你了，基督是與你同在，跑去罷。」說畢即向我身上又畫個十字，又自己畫一個。我去了之後，差不多走了十步，便扭轉頭一望，只見梅悅與他的那匹馬立在那裏望著我，每一扭轉時，他便向我一點頭。但他雖是如此望著我，我在道兒上一面走著，心中還是一面惦記著狼駭怕，及至上了山澗的斜坡，來到半中腰頭一個倉房處，方纔放下心來，一時我的狗浮加克也來了。既有了我的狗同我一路，便覺得十分安穩了，方纔作最後一次的轉頭；此時不大十分看得清楚梅悅的面孔，我却覺得他仍是在那裏嬉嬉的笑著向我點頭。我便向他揮揮手，他也向我揮揮手，方纔起首趕馬耕地了。我在這個大遠的去處，又聽見他叫喚「上，上！」想必是那小母馬又在那裏拖犁了。

我無意間不知是怎的，忽然地仔仔細細的記起了這一大套來。此時一驚，我立刻起來坐著，還是笑嬉嬉的

想著，那裏能捨得丟掉呢，於是又再往下一追索去了。

却是那天回去的時候，並沒有告訴一個人我與梅悅的這段事。其實這也算不了一樁事，所以後來就忘卻了。以後雖時常和梅悅會面，總沒有向他提什麼狠的事，情或別的話語來；誰想如今二十年之後，在西比利亞忽然地把這一遭兒，仔仔細細的記起來了，想來這些必是在我的心靈中某處藏儲著，我却不能說明在什麼處罷了，若一時要追索起來，便可立刻發現了；我記得那可憐的佃奴，他的那副溫柔慈母似的微笑容；和他搖著頭向我畫十字的模樣，並他說的那「這裏，我的小爺你駭著了啊！」更是他的那副粗大的有泥垢的指頭，輕輕的來摸按我抖戰的嘴唇。固然是人人都會哄撫一個小孩子的，但是那次只我們倆在那孤野的地方相聚，似覺有點特異的去處；想來假使我是他的親生的兒子，也未必他有這樣的親熱來安撫我。這樣說來，他却是爲什麼要這樣呢？或者說他是因著看見我是他的小主人，他是我的

個奴了，恐怕有人看見他待我好，便有了什麼酬報。偏生他對於我作了這事的時候，並無人知道。或者說，恐怕他是歡喜小孩子的呢？究竟是不是，我也不能斷說，但是歡喜小孩子的人固然也是有的。歸總一句話：那一次在那孤野的地方，我和梅悅倆的聚會，是無人知道的，只有上帝在天上看見著的：在那狼心狗肺的，並無被釋放的希望的，甚至連這宗念頭也是沒有的，一個俄羅斯個奴心裏，竟能發現這宗菩薩的慈悲心來。和那精細的母性的溫柔。由此看來，這豈不是抗斯但丁、阿克撒克佛大名人所說的我們理想的鄉人麼？

既追憶完了之後，我便下了牀周圍一望，我記得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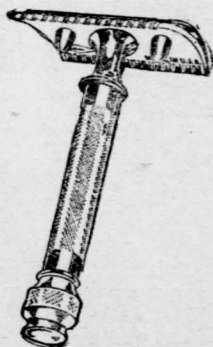
這個時候，我看見他們那些苦惱犯人們，又是一種眼光。說也奇怪，竟把我前此恨惡他們的心思，和暴怒全行打消了。隨身又走了一走，凡我所碰見的人，都一一仔細瞧過。有一個雉光了的鄉人，他的面孔上帶著囚犯的符記，在那裏粗聲大叫的唱醉歌兒，想必就是梅悅了；究竟他的心內如何，我却不能看的透徹。

那一夜晚我又碰着u，咳，罷了啊！他何曾有了俄羅斯鄉人的腦想呢，不過一味子知道這些人都是「我恨透了這班強徒」了：說來可氣不可氣，但是那些波蘭犯人還有的比我更夠受的多了呢！



購買  
廉價  
吉利  
安平  
剃刀  
的機會

茲因與吉利平  
安剃刀公司有  
特別協約特將  
該公司出品中  
之最通用者數  
種獨家發售廉  
價藉酬 惠顧  
諸君之盛意



如通用  
之有盒  
金剃刀

原售  
美金六元

今售  
國幣二元七角半

其他售價同樣  
低廉機會難得  
購請從速

獨家經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 商務印書館發行

節年適用

## 各種賀年卡片

本館自民國元年創製賀年卡片。逐年增加種類。已達三百餘種。均係加工精製。豔麗奪目。疊蒙外賓鑑賞。各界稱許。本年特再增出新品六十餘種。式樣均用別出心裁之圖案。於投贈祝頌之中。寓發揚藝術之意。如蒙採購。毋任歡迎。

### 特 色 一 斑

- △式樣參酌中西新穎雅緻
- △書畫均名人手筆精貴無比
- △祝語皆典麗吉祥妙造自然
- △印刷有珂羅版印三色版印彩色套印凹凸版印鏤珍版印各種
- △材料有花果吉語飛艇瑞景瓦當文等各種
- △已出數十組每組自三張至十二張各張內容不同
- △定價低廉每張自三分起至五角整組購買尤為便宜

◀ 寄 印 索 承 單 目 價 張 單 有 印 ▶

# 休妻

映亭

(一)

陳文彥剛從省城回來，行李放在廳堂上，網籃中裝着許多東西，他正在那裏拿出一盒盒的，一罐罐的，忙個不了。他父親已上年紀了，坐在旁邊椅上吸煙，一面將煙筒向地上磕幾下，一面對着文彥說：「文彥！那樁事到底怎樣呢？我早早的想給你們成婚了。在家時節，當面對你說了不知幾次，你總是千不肯，萬不依。二、三月中寫了兩三封信告訴你，要在暑假中揀了一個好日子，替你兩口兒完成好事，省得我肚裏多牽掛着一樁事兒。那曉得你回信中，也不提起一句，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到底是怎樣的呢？」文彥面上很現着沈鬱的樣子，回答一句道：「那是我不能依的。」停了幾分鐘，他父親又道：「哦！是你舅母說你的妻是童養媳，所以你不喜歡。這倒沒有什麼難

事。我們可叫她暫回娘家，娶的時候，仍舊用喜轎吹吹打打的迎接回來，豈不是與那些文定親迎的一樣了嗎？」正在這當兒，他母親從裏面走出來，說道：「你的老子剛才說的話是不錯的。我看媳婦兒模樣也不惡，女工針指件件皆能，是我二老所最歡喜不過的。你爲什麼這樣嫌惡伊？我猜你是因爲伊是個童養媳，嫌伊娘家沒有妝奩，那更容易說了。箱哩，櫥哩，鏡臺哩，都我們自己備辦，格外揀那最好的來用。這樣於你面上也光得去，你可依不依呢？」他父親又接着說道：「你要曉得，我兩老爲你這樁事，日夜在這裏操心。你的意見到底怎樣，可快快的說出來！」文彥聽了他父母一番的話，默默無語。他父母你看我，我看你，眉頭不展，也默默無語。

(二)

文彥這樁事，遠近各村，都傳遍了。鄉下人在那茶餘飯後，都以這樁事為談料。下是說他看慣省城女子打扮，嫌他妻妝飾不入時，就是說他結識一女個學生，已另有戀愛。還有一位白鬚鬚的老頭兒，嘆口氣道：「現在青年人一到省裏或上海北京讀書，回來的時，總不要他們父母所定的親事。你沒有聽見，城裏王財主兒子，也有這麼一回事嗎？我枉活了這許多年紀，實在想不出其中道理。」他們這許多話，都是橫猜瞎說，料也不能說着文彥的心事；可是他相交的好友，會面時偶然問起這樁事，他總給一個不回答。

說起女的來，伊娘家非常貧苦，父親早亡，八歲時由母命把伊給陳家做童養媳。伊到了陳家，自己不知是爲着甚麼緣故，也不知與文彥有甚麼關係，只是渾渾噩噩，過伊的日子。那時陳家不見得十分有錢，後來慢慢的富起來，伊年紀也大起來。伊婆婆已把婦道所應盡的，都交給伊做。凡是洗濯哩，補綴哩，做鞋哩，關於文彥的，件件都擔

任過來，已有了好多年了。在文彥也居然以丈夫自居，受之不疑；就是不肯成親的時候，雙方也是如此。女件中有問她的，說：「男人這樣待你，何苦替他做那些事兒？」伊長嘆一聲道：「若不這樣，更加不得了了！我們女人家，實在沒用，只好憑男人處置，憑男人對付罷！我如果回娘家去，一則公婆不肯答應，二則娘家很貧，料母親也未必肯容我的。我一生，將來不知怎樣收局呢？」說到這裏，喉間「咯咯」的響，伊的音息已很低了。

(三)

時光容易，文彥的父親想勸文彥成親，已有三年多了。他老人家以爲媳婦賢孝，不欲退婚，想盡方法來勸；邀親戚對他說，無效；邀他的朋友對他說，也無效；左說不轉，右說不通，他老人家也不說了，一瞑不醒，與世長辭了。這時候家中料理殯殮，忙個不了，偏偏這匆忙之中，他們又提起文彥的婚事。照着鄉間風俗，凡是已定婚而未娶的，可趁父母死而未殮前，在棺前成親，省得三年守孝，耽擱好

事當時由他母親提議，當面對他說：「現在你父已死了，他爲你這樁事未定，是死不瞑目的，好在此時尚未成殮，就在棺前成了親，也可安慰你父亡靈，好兒子！你可依我，再不要執拗了！」文彥聽母親這樣一說，也就依從。他平日對於父親的勸說，總是萬分決絕，不知此時怎地被母親一勸，就輕易答允；或者苦塊昏迷，已失判斷力，以致糊塗如此，也未可知。女的一方面，聽她婆婆的吩咐，自然沒有話說。廳堂之上，一棺橫列，雙雙兒媳，交拜於前，一例送入洞房，行那合卷之禮。雖然排場有些草率，可是總算正式成婚了，一夫一妻的名分，真正定了。這樣一來，他們家中喜與哭交集，哭的是老人家死了，喜的是二三年中不解決的問題，一旦輕輕解決了。還有幾個貧嘴的親友，說明年這時候，文彥或者已經爲人父了。可是文彥對於這樁事，猶如上舞臺串戲的一般，却妝後，他已不是劇中人，仍舊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對於女的仍舊不交一言，不共一笑，也不提起離婚問題，每日晚上，總是在書房中睡。

的妻也仍舊盡他的婦道，替他洗濯補綴，替他做鞋，彷彿似他家的管家婦的一樣。日日如此，月月如此，這樣的一直下去。

#### (四)

文彥對於妻的態度如此，究竟葫蘆中賣甚藥，誰也不曉。他母親看他們倆一直如此，終非長久之計，於是邀同親友，想把兩個毫無愛情的人，硬拉攏來做夫妻。不知由何人造出一個重諧花燭的名稱兒，就是替他二人圓房。那時親友濟濟，聚在一堂，他母親對他說道：「文彥前回棺前成親，事出倉卒，實在不成了模樣。今兒邀同親友，熱鬧一回，夫妻重新交拜，送入洞房，從此親愛和睦，切不可像前次一樣！」說到這裏，那些親友已夾七夾八的一齊上前來相勸，文彥一聽他們的話，登時大怒道：「這種女子要想與我成親，是萬不能的。」女的顫巍巍鼓着一股勇氣，大言道：「我有什麼不是你的意思，無非想休我。這也不難，我不是早已說過的，你給我銀洋三百元，作爲友



食之用，我就回娘家去。」文彥大怒道：「你這惡婦！我早已曉得你想訛詐我的錢，我豈是肯輕易上你當的。你要走，就此走罷！休想我半文錢！」卽把拳向桌上拍的一下，要上前打她。幸虧那時親友們人衆手快，急急忙忙的將他拉開，還未演那毆妻的一幕武劇。

事已到水窮山盡，他母親只得千好萬歹，七長八短的勸媳婦說：「你從小到我家，總算是我的女兒一樣。我這裏給你銀洋一百元，去另行改嫁罷！這樣子總不是結局的。」并由親戚中女的一同苦勸，她仔細想想，也只得允承。於是邀同原媒，寫了離婚字據，言明男的可另娶，女的可另嫁。一個三四年糾纏不清的問題，這樣解決，誰也不能說他不圓滿的。

## (五)

伊可改嫁了，也許嫁一個愛伊的丈夫，後半世得一個快樂日子。過了二三月，有人替伊做媒，嫁給一個姓張的人。那曉得這人是文彥的朋友，也算是莫逆的。這人喜這

女子嫻靜，是願意娶伊的，伊也是願意嫁他的。兩下裏同心合意，這事無不成了。及姓張的將要定日娶的時候，不知怎地被文彥得知，他就大發脾氣，說道：「姓張的明明曉得伊是我的休妻，偏生要娶伊，真是可惡。如今我與他誓不兩立，必定邀請朋友，與他談判，宣布他的罪狀，看他有何面目對我。」他急忙的邀了幾個平日同遊同息的朋友，托他們向姓張的提起質問。這幾個朋友，也同姓張的來往的，一聞此事，個個義憤填膺，仗義執言，走到姓張的家裏勸他停止進行，并一齊說道：「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如果娶這女爲妻，未免太不顧友誼了。文彥是時常要到你家走走的，如看見這女在那裏，教他何以爲情呢！我們勸你不如息了此念，不然，難逃輿論責備啦！」姓張的聽了此言，笑着說道：「你們來我家，原來如此。我要問你們，現在女的是不是文彥的妻？是不是文彥還可以干涉她的行動？不說我明媒正娶，伊明媒正嫁，就是伊與人通姦，難道文彥還想提起親告權嗎？你們責我不顧友誼，

其實我的舉動，光明正大，何嘗有絲毫損害於他。妻還娶妻，朋友還朋友，這是兩不相妨的。」那些朋友又說道：「話雖如此，我們朋友中有這尷尬的事，見面時彼此有些不便，還是取消的好。」姓張的又說道：「這是文彥故存芥蒂，不然，見面時有什麼不便？你們說的話，實在有些不解。」兩方辯駁了一回，也不知誰是有理；但朋友們見勸姓張的不轉，嘴中噤哩咕嚕，各自回家去了。從此以後，料想姓張的可以獨行其是，那曉得輿論偏在這樁事上，要大生他的效力。凡是文彥的親戚，雙方的朋友，以及那些毫不相關的人，沒有一個不責備姓張的，說他不顧友誼。起初姓張的竭力分割，還像個理直氣壯的樣子；後來一遇見熟人，就要問起這樁事，對他說幾句不入耳的話。他實在受不過這樣責備，沒奈何宣告取消。女的聞知消息，簡直莫明其妙；但伊對於直接被休，已有經驗，這種間接被休，也不算什麼事，只權當本來沒有此事，就罷了！

(六)

又彥實行他自由戀愛了。他是一村的首富，更兼是個師範畢業生，家財資格，都是鄉人所豔羨的，替他做媒的自然多了。張家貌美，李家錢多，媒人說的天花亂墜，文彥正可在這時憑着一雙俊眼，揀一個合心合意的人兒，遂他平日心願。不知費了多少斟酌，說定一家姓錢的女兒，是由他無意中親眼看見，他一方面着實稱許的。說到這女，伊原是養在深閨，與文彥素無一面；開來只知挑繡，也並非是個女學生，受過教育的女子；論起貌來，與文彥前妻相比，也不知誰高誰下。不知怎地文彥一眼看見，使成心許，真是合着那句俗語「姻緣本是前生定了」。

娶的時候，不消說得，一村的首富，常有村中第一的排場。先一日女家妝奩來了，妝臺上器皿呵！皮箱中衣飾呵！一切桌椅木器呵！都把一村人看得嘖嘖稱羨。更加那日廳堂上，妝點得十分華麗，喜轎光豔奪目，吹打振天價響，那些親戚們自然前來恭賀，就是朋友們也知湊熱鬧，個個來送一份賀禮。喜轎到時，鑼聲「旺旺」，人聲嘈雜，幾乎

把人耳也聒聒。村中人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個個牽

候，真個是喜氣盈門了！

衣扶手，個個爭先恐後，特地趕上前來把新娘仔細的看

第二日有一位陳家的賀客對人說：「昨天早上，路中

了一回，就中婦女，尤其古怪，品頭評足，偏要與他前妻一

遇着一個女子，手中拿了一衣包，一老婦人伴送，好像女

一並提，說出來的話，很有些刺人耳，好在新郎這時神經

人去幫幫傭的樣子，向前仔細一看，你道是誰？却正是文

過奮，血脈膨脹，伊們的話，實在一句也沒有聽見。洞房合

彥的休妻！我今天一查訪，聽說是伊嫁了一個木匠，昨天

卷後，大開喜筵，人人有說有笑，酒量好的，自然大喝特喝，

遇見時，正是伊到木匠家去。」

就是酒量不大高的，逢著這種喜事，也滿飲了幾杯。那時

## 聾子問答

電車中甲見了乙，在他臉上凝視一下，問道：「我好像在什麼地

方見過你的，請教尊姓大名。」乙聽了，不很快活，淡然的答道：

「高聲西。」甲又道：「我說的話不明白麼？我是問你的姓名。」乙

說：「是啊，我說過了。」高聲西甲恍然道：「原來是個聾子。」使

大聲道：「請問貴姓大名？」乙怒道：「我又不是聾子，早對你說了，你纔是聾子。我姓高，名叫聲西。」



### 小論壇

## 不可解的問題

蘭生

「求教」

新春過了幾日，不得報看；閑坐屋內，思想那不可解的問題——鐵路，鐵腿的女士。正在那不可解的時候，忽然嘆喙一笑打斷了我的思潮。不覺抬頭看時，是好友劉君國香在窗外立着呢。他一邊向房裏來，一邊說道：「我今天沒見你，以為你不在房裏；敢則又獨自坐着發呆呢！」他知道我的脾氣如此，也未深究；又道：「不要在房裏悶壞了。在這春節正熱鬧的時期，我們出去走走罷。」我本不願熱鬧場裏瞎混，但後來迫不得已，便決定到廠甸中國工業出品陳列所去看看。

到了廠甸，只見那紅男綠女，往來如織；真有海內無事，天下太平的氣象。及至入了海王村公園的門口，被幾個穿

花衣——什麼花我可不知道，不過光耀照目罷了——的女人給遮著了。那時前進不能，後退不得；又向伊們的頭上看去，那帽子更使我驚訝——心想：「怎麼石秀的帽子出在女人們的頭上呢？」伊們的胳膊同腿照例是在外面練習的。繞了園內一灣；目之所觸，不過是奇裝異服的一羣活人罷了，——我也說不定伊們是什麼，只好以活人代之。

於是我腦子裏的「不可解的問題」又擴大起來，又活動起來了。簡直差不多腦部讓這個問題完全佔據了。所以參觀工業製品的時候，也不過敷衍罷了。我那朋友只顧品評那些出品；我只是唯唯而已。

後來，我極欲出了那個地帶，忽然三個頭髮蓬蓬的，身穿藍布衫的女士嘻嘻的說着半英式的話從對方來；領子是用紅紫毛線織成的，內中一位脖子上帶着一掛念珠。

我同劉君漸漸的離開那裏，忽然我聽他說道：「你到心底裏有什麼事；不管在什麼地方，總這樣出神呢？」

我說：「不可解的問題；女子們為什麼穿戴那奇異的服飾呢？你道這是不可解的問題不……」

他不覺失聲笑道：「你真傻！怎麼這點事也值得這樣費心呢？她們那不是為生計所迫，為地位所趨嗎？妓女們不都要藉着那個爭奇鬪勝嗎？」我聽了，遲疑道：「那——那麼那穿藍布衫的女士不是學生嗎？並且那些穿奇裝



的女人未必都是妓女；你也未免太罵人了。並且現在自稱時髦，與男人爭平權的女人，那個不是赤臂露腿在人衆前稱勇敢呢？伊們到底為什麼這樣裝飾呢……」

他望着我道：「這，我也不知其細；你要打算知道，除非問伊們自己。那時他僱了車，要回家去；我便與他分道而行。但是那個問題總越不出我的腦子。因為我不熟識女學生們，沒有機會去問；到家，便寫出我的疑問來，投到本刊內。閱者諸君，如有知道「爲什麼的」，請不吝金玉，在本欄內給一個答覆，以開茅塞，我是不勝感謝之至。我對於本刊亦有同樣的感激。」

(完)

# 兒童之友

## 兒童世界

要增進兒童的智識  
並滿足他們精神上  
的要求最好買本書  
給他們讀其中有詩  
歌 童話 故事 戲  
劇 小說 圖畫等豐  
美極了每星期出版  
一冊定價六分預定  
全年五十二冊祇收  
二元五角

## 兒童畫報

本書的材料和兒童  
世界差不多但統統  
用圖畫表出稍微加  
些文字初進學校的  
孩子看本書最為合  
宜每半日出冊定  
價八分預定全年二  
十四冊祇收一元六  
角

此外兒童用書如 童話 故事 小說 詩歌 等  
共有二百餘種印有「兒童用書目錄」承索即寄

## 教育玩具

本館歷年所出玩  
具共有三百多種  
內分建築 交通  
軍事 數學 英文  
體操 遊戲 音樂  
奕棋 文房 故事  
人物 動物等門  
都含有淺近的學  
理足以啓發兒童  
的智識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名人碑帖及寫真畫

拓本張猛龍碑	明初張猛龍碑	拓孔祭酒碑	宋夏承碑	宋王右軍書	廣武將軍碑	朱子註語墨跡	吳江天際烏雲帖	史刻天際烏雲帖	姚惜抱墨跡	史晨碑	皇甫君碑	皇甫君碑	忠蘇文天際烏雲帖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顏魯公書裴將軍
三	三元五角	三元	三元五角	三元	三元	二元	一元五角	三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二元	一元	一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拓漢婁壽碑	宋游蘭亭	相蘇蘭亭	拓九成宮醴泉銘	拓曹景完碑	拓薛刻書譜	金拱北花鳥鏡屏四幅	禹之鼎人物真跡	費曉樓仕女精品	李聽濤梅雪爭春圖	錢廉江畫合冊	陳南樓書畫合冊	王椒畦先生詩畫	錢竹初山水精品	黃小松山水冊
三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元	三元	三元六角	一元二角	一元	二元	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尚有美術明信片及中國名勝風景畫等名目繁多詳載圖彙報函索即贈

上海商務印書館精印



# 野人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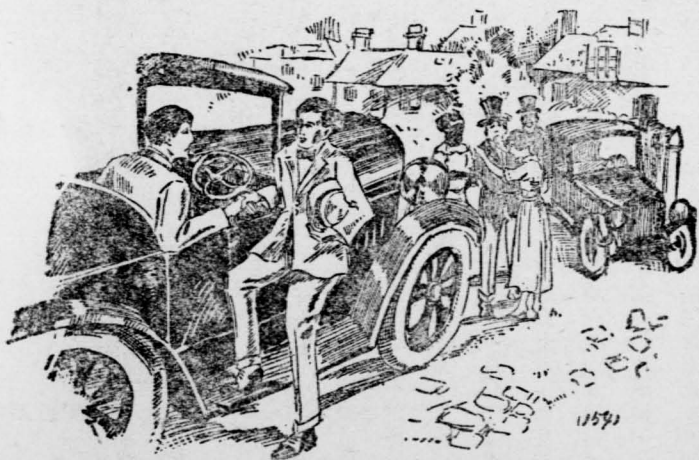
胡憲生

## 第二十八章 小結

卻說衆人見琴痕安然回來，都上去攙的攙抱的抱問的問，一時間竟把兀坐車中的太山忘了，還是格萊頓頭一個想着，跑到車傍和太山攙手說道，先生救了琴痕，就是救我們好幾個人，此恩此德沒世不敢忘。先生方纔呼我名，我健忘竟不記得先生的名字了。我們好像在那裏會過的，尊容熟得很。太山用法文答道，格先生的話不錯，我們確是會過的。我英文略爲懂得一些，但講話只能用法文，請你原諒。格萊頓使用法文問道，先生究竟是誰。太山笑道，我就是太山。格萊頓一聽，直跳起來，停睛細看，不是太山是誰，不由得又是驚奇又是快活，攙了他的手叫道，你們看非洲的老朋友回來了。卜德先生幾個人見來的真是大恩人，也都心花怒放，跑前來流星捧月似的把太山捧到屋裏坐下，你一句我一旬的問個不休。太山一張嘴那裏來得及回答，正在講得不得開交的時候，忽然遠遠的嗚嗚聲愈走愈近，到門口停了。菲蘭度到窗口一望，沒好氣



的迴頭說道，啊，甘羅來了，我  
 只道……我心裏巴巴的望那  
 場火把……甘羅先生竟沒遺  
 那場火災，我們都該替他快活  
 的。卜德先生看他支支吾吾的，  
 不禁心裏暗笑，嘴裏卻說道，非  
 先生，我以前教學生時，總教他  
 們肚子裏先數了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幾個數目字，然後  
 開口講話。所謂惟口出好與戎，  
 就是這個意思。照你非先生這  
 樣說話不謹慎，應該先數一千，  
 然後再閉着嘴不作聲，免得多  
 言惹禍。菲蘭度笑道，善哉斯言，  
 謹聞命矣。只是那牧師裝束的  
 又是那個。琴痕聽了不由得失色。



這是格萊頓頭一個想跑到車和山太機手說

上一般，局促不安。卜老先生把  
 老花眼鏡摘下來，呵了呵氣，也  
 不把手巾擦一下，就此帶了上  
 去。馬利咕嘟着嘴，喃喃自語。只  
 有太山看了，全然不懂。這當兒  
 甘羅已喜氣匆匆跳了進來，喊  
 道，好險好險，我只道不能見你  
 們了。南路已經燒斷，走不過來，  
 只好繞灣到城裏從東邊轉得  
 來。天幸琴痕沒怎麼，也是我甘  
 羅洪福齊天。衆人聽了，都待理  
 不理的點了點頭。太山見這厮  
 就是甘羅，便圓睜雙目，惡很很  
 的望着他。琴痕替他們兩人介  
 紹道，甘羅先生，這位是太山先

生，我們的老朋友。甘羅高高興興的去同他握手，他卻只

格萊頓也像坐在針氈

當沒見那伸出的手，只微微的點了點頭。甘羅喜事在心，也沒留意到這些，迴頭替那牧師般的人介紹道，卜小姐，這位是杜司來牧師。琴痕見過後，甘羅又引杜牧師與衆人一個個見禮。介紹畢，甘羅開口道，琴痕，結婚禮就在這裏舉行罷。今夜我們就可趁火車到城裏去。太山這時已懂得是怎麼一回事，便一動也不動，看琴痕怎樣回答。合屋子的人也都屏息寧神，等他開口。琴痕遲疑了一分鐘，說道，甘羅先生，我們再等幾天不好嗎。今天經了這場火，我頭裏至今還昏昏沉沉的。甘羅見滿屋子的人聽琴痕這樣回答



甘羅帶了牧師來找琴痕結婚

都面有喜色，不禁老羞變怒起來，怒很很的說道，我等得够了，答應是你自己答應的，這樣推三阻四，挨一天是一天，你當我是小孩子可以由你玩弄的麼。來，時候已到了，證人也不少在這裏，杜牧師你過來，替我們行結婚禮。說完，便要去找琴痕的手。不道手還沒伸出來，一隻鋼鐵般的手已把他臂膊擋住，一手攔住了喉嚨，把他連身舉起。太山手裏略爲緊一緊，甘羅痛得殺豬也似的叫將起來。琴痕見太山額角上青筋一根根爆起，面上殺氣騰騰，恐他真個

已走上去，想把甘羅拉下。太山見他來拉，便一手托住了甘羅，一手輕輕一揮，格萊頓已跌出丈餘，再也爬不起來。這當兒琴痕已到他身邊，低低道，看我的面饒他一命罷。太山見琴痕來勸，心也軟了，一手把甘羅放下，問道，琴痕，你要這厮活命嗎。琴痕道，他便是死，我也不要他死在你手裏，我不願見你殺人。太山聽說，迴頭問甘羅道，你還敢要他否。要也可以，把你狗命換



一住叔手了喉嚨把他連身舉起

得去。甘羅性命要緊，那裏敢說個要字，沒口的答道，不敢了，不敢了。太山又厲聲道，你立刻滾蛋，以後不許再來纏擾，答應不答應。甘羅也沒口的答應了。太山見他已答應，便把手一鬆，甘羅得了性命，那裏還敢留在這裏，沒命的往外就跑。太山回頭對琴痕說道，琴痕我有一兩句話同你說，我們到室外去一會好不好。琴痕答應了，先走出去，在洋台上等候。太山也要走時，

1156

A. 12. 12.

卜老先生忽叫道。太山君慢走一步，我請問我女兒的事與你何干，要你來多管。女兒是我的，是我答應嫁給甘羅的。甘羅這人我究竟中意不中意，且不要管，那又是一個問題，現在說不到他。我目前要請教的，是這悔婚的事。說了話不作數，你叫我怎樣見人。太山答道，琴痕不愛他，不願嫁他，這還不够嗎。卜老先生道，天大的

禍你闖了還不知道，如今是他再也不要琴痕的了。太山道，那是理之當然。卜老先生，你愁別的我不知道，若愁那



得起勁，便等他們走後掘出來另外藏了。後來達拿說起，才知是你的，便回去取了出來。我原意要連箱子帶來還

卜老先生聽得心花放大，眼淚都幾乎流出來

款子事，好教你得知，你一到家裏包你一  
文不少全數兒還那  
斷。卜老先生聽他話  
中有因，不禁疑心起  
來，問道，你說什麼。太  
山道，卜先生，你的窖  
藏尋到了。卜老先生  
跳起來道，什麼什麼，  
你瘋了，那有這事。太  
山道，你說沒有，卻偏  
有了。那窖藏原是我  
拿的。當時我也不曉  
得是什麼，見他們埋

你的，只是達拿的意思，一則這箱子已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一則路途遙遠，帶着不穩便，已替你請人估價兌了，共五十四萬一千元。那取銀信據就在我袋裏，你拿去放好了。達拿還恐你要那箱子不要錢，便自己買了下來，原封不動放在家裏。你若不要這錢，可以到巴黎拿那一箱的東西去。卜老先生聽得心花大放，眼淚都幾乎淌出來，攙着他手說道，太山君，你三番四次救我們性命，我心中已感激到萬萬分，現在你又幫了我這一下忙，救了我這條老命。此恩此德這世裏已報答不清，叫我怎樣過得去呢。正說時，格萊頓忽進來說道，我們還是趁早進城坐火車走罷，這裏不穩便，剛纔一個人來報告，北首林子裏又有火起了。說罷迴身先走，衆人隨後也跟了出來。格萊頓卜老先生琴痕馬利四個人坐了一車，太山和菲蘭度另坐一車，嗚嗚一聲，風馳電掣的往前走了。

車中，菲蘭度說道，太山君，天下的事真無奇不有，數月前我見你，你還是野人一般在非洲野樹中跳來跳去，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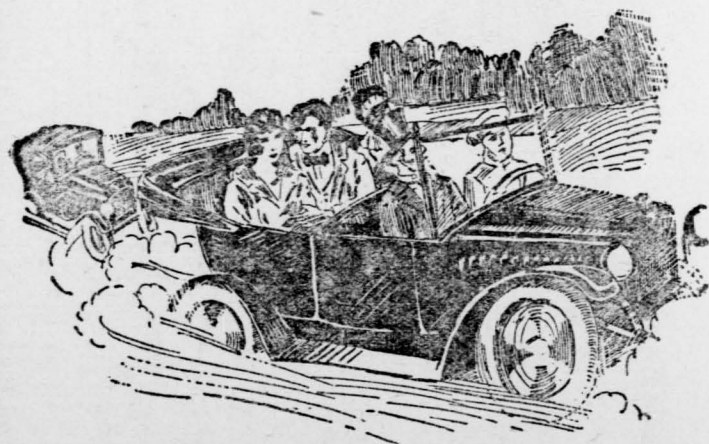
卻同我坐了一輛極精緻的汽車，在美國大路上飛馳，你道怪不怪。太山點頭道是。稍停，太山問道，菲先生，那天在非洲埋大小三副骨殖的事你還記得嗎。菲蘭度道，記得清清楚楚的。太山道，那骨殖有些奇怪嗎。菲蘭度問道，你問他做甚。太山道，這事於我關係極重，你記得最好了，那三副骨殖是否都是人的，你能答我嗎。菲蘭度道，不是，那小骨殖是人猿的。太山心裏一塊石頭，至此方纔落地，答道，謝謝你。

前面一輛汽車裏，琴痕也在坐着細細的盤算道，方纔太山要同我說兩句話，話雖沒說成，他的意思我是知道的，等一會他問起來，我該怎樣回答他。他這人不是可以延宕了事的，我竟有些怕他。怕的人會愛嗎。數月前在深林中見他那般雄武，我心裏像着了迷似的，只覺得他是天上人間絕無僅有的一個人，現在處的境卻與數月前不同，從前野林中中意的人，現在在這庸庸社會裏看了，又中意不中意呢。格萊頓也是愛我的，他的門第家世和他

至少至長所受的教育訓練，都是萬中選一的，錄了這麼

是他時運亨通，早了一分鐘太早，遲了一分鐘太遲，剛剛

一個人，也不辱沒了我。我現在雖未必愛他，然他既那樣用情真摯，難道我日後也不會愛他嗎。我同太山的情都是從患難險阻中接觸而來。然夫婦之情，是不是專靠患難險阻的呢。人生一世數十年，患難能有幾回，那麼到了沒有患難安享太平的時候，那夫婦之情會不會因此就淡薄呢。在野林中比來，格萊頓遠不如太山，在社會上比來，太山卻不如格萊頓。我這一生一世，在野林中過呢。還是在文明社會中過呢。琴痕想到這裏的時候，格萊頓忽開口了。也



格萊頓道：「現在你身體自由了，可以答應我以答應我否？」

在這一個當兒問道，琴痕，你現在身體已自由了，可以答應嫁我否。琴痕一毫沒有遲疑，低低應道可。

那晚黃昏，太山在車站待客室裏見琴痕一個人支頭兀坐在那裏，便走過去在他身傍坐下，低低道，琴痕，你現在可以自己做主了。爲了你，我願從羣山萬壑中遠涉重洋，到這塵世裏來。爲了你，我願丟了無望無礙海闊天空的生涯，來受這擾攘塵寰的拘束。爲了你，我願拋棄一切，做那庸庸淡淡的世俗中人。爲了你，我願赴湯蹈火，入地升

天，死而無怨。琴痕，你肯嫁我否。琴痕初意只道他野馬般人，未必真能用情，到此方知他用情之專，便深悔方纔過於把細，惟恐誤了終身。索性橫着心答應了格萊頓，弄到如今追悔不及。越想越懊悔，越懊悔越恨自己，恨了一會，便一字不瞞，把心裏想的疑惑的，和當天經過的事，從頭到底講給太山聽。講完，太山道，事到如今，一切只有你自己做主。我對你一片心，你也知道。你對我一片心，我也知道。以後應該怎樣，我是不懂的，你說我從命就是了。琴痕垂淚道，如今也沒的說了，我已經答應了他，若背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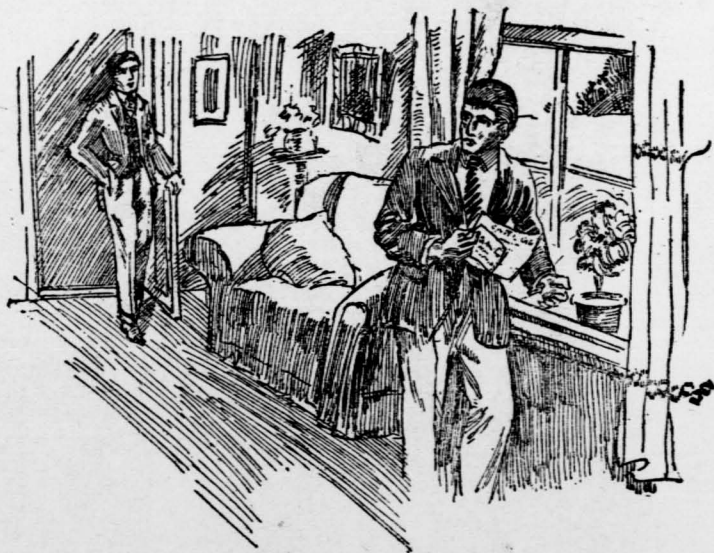
否我嫁肯你了主做以可在現你痕琴道低低山太

不踐，教我以後怎的見人。好事多磨，我二人今生是無緣了。說到這裏，屋外已有人進來，太山便走開去倚窗外望，恍惚中只覺得自己在非洲一片青草地上，四周古木參天，鳥聲悅耳，足傍潺潺流水，激石琤琮，琴痕坐在身傍，把一片片菓子送到他嘴裏來，天地間只有我與他，他與我，心心相印，其樂無央。正是想入非非的時候，一個站僕跑進來喊道，這裏有一位太山先生麼。太山迴頭答道，有的，我便是。站僕道，這裏有巴黎打來的一個海電，從彼の磨轉過來的。太山接到手裏，拆開一看，見是達拿打來

的電報。

指紋證君確係灰石  
爵士達拿敬賀。

太山看完電報後，格萊頓與忽忽的走進來，太山見他走來，心裏想道，我的襲爵我的產業我的意中人，都是他得了。我若把這海電一宣布，那襲爵產業仍舊是我的，格萊頓一朝變爲寡人子，卻害琴痕也做了寡人婦。然格萊頓於我何恩，要我把自已名分內的東西拱手讓他。正想間，格萊頓走來和他握手說道，太山君，你在非洲幾番救我們性命，在此地又救了琴痕，我無論怎樣謝你，也不過是些空語，我要同你結個刎頸之交，你許我



拆開一看是達拿打來的電報

否。還有一句話，我老是想問你，老是沒得空，你究竟怎樣會到那野林子裏去的，可同我講講嗎。太山道，那有什麼不可，我是生長在那野林裏的。我母親是一個人猿。我父親是誰，我母親也沒同我講過，我自己也無從探聽起，所以至今還不知道。列位，在下寫到這裏，手也酸了，墨也乾了，筆也禿了，頭也昏了，以後還有無數奇奇怪怪的事，怎樣太山和琴痕離而復合，怎樣太山在巴黎萬死一生，怎樣太山回到非洲重理舊業，等在下歇了幾天，詳細細細的道來。

(上卷完)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改卷詳細明瞭

講義豐富精審

教員均係專家

現有一萬三千人

▲國語科南翔朱允宗君來書

貴社編輯的講義真是研究國語的指南誠講義上附有問題使學者的興趣更加幾倍答案的批改真可說盡心盡力一點也不苟且不達到精當的地位不罷

▲英文科漢口黃耀傳君來書

傳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後蒙諸先生教誨獲益良多以此肄習不及一年竟能考取稅關而名列第三此皆貴社講義註釋周詳及教員教授有方之力也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纂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鄙人修學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為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

謝矣

◀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分館

報名處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社址

福建南平下道街永壽堂西藥房主人林金發先生來函云鄙人小女美利美珠姊妹體素不強時生疾病所用各種丸散雖能愈一病於既發不能消萬病於無形感

## 此等小孩前曾



然苦之無何試服章廉士嬰孩藥片則百病不生並且身體日壯由此足徵章廉士嬰孩自己藥片之勝於他藥洵兒科之妙品也

## 患病無力服用

福建廈門醫官林壽卿君來示云小女因乳食不足致起胃不消化等症延至十六個月衰弱已甚面無華色遂於十七個月起服貴藥片每日六片服訖兩瓶即下疳蟲兩尾漸有轉色服至一個月諸症盡愈面色佳大飲亦

## 嬰孩自己藥片



## 使彼等健壯矣

月又出四齒兩牙足見貴藥片之功效實難盡述也該照片下左邊是即小女右邊是舍親洪天景之子英才舊年云要寄相片致謝藥片之靈

如尊處無從  
購買嬰孩自  
己藥片請寄  
郵票大洋六  
角至上海江  
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醫生  
藥局原班郵  
奉一瓶可也  
每六瓶三元  
郵力在內

年三十國民華中

# 曆日記日

行發館書印務商

學校日記	國民日記	袖珍英文日記	袖珍日記 <small>種乙</small>	袖珍日記 <small>種甲</small>	月曆	大號日曆	小號日曆
上等印書紙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上等印書紙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上等印書紙布面金字每册定價五角	印書紙假皮面每册定價一角五分	上等印書紙布面金字每册定價四角	上等印書紙印每份實洋一角八分	用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實洋六角	用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實洋一角二分

# 唯一之美術品



上列中國名勝寫真十九種。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

△商務印書館發行

- |         |         |          |          |          |          |        |
|---------|---------|----------|----------|----------|----------|--------|
| (一) 黃山  | (二) 廬山  | (三) 普陀山  | (四) 西湖   | (五) 避暑山莊 | (六) 泰山   | (七) 衡山 |
| (八) 孔林  | (九) 虞山  | (十) 雁蕩山  | (十一) 天台山 | (十二) 恆山  | (十三) 五台山 |        |
| (十四) 西山 | (十五) 盤山 | (十六) 大房山 | (十七) 華山  | (十八) 武夷山 | (十九) 天目山 |        |

珂羅版印

每册一元

社 會 教 育 之 利 器

活 動 影 片

□活動影片在社會教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已為近世教育家所公認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精製活動影片凡所取材無一不有益人心有裨風俗即滑稽劇片亦必含勸善深意於提倡藝術之中仍不失輔助教育之旨

□各片材料均係本國事實本國習俗觀者絕無隔膜之患且用本國淺近文字說明婦孺易曉

□現已製就多種概分 教育 體育 時事

風景 新劇 古劇 六大類

□凡學校 家庭 劇場 團體宴會 公眾講演均可適用印有詳細價目單詳列租借價目承索即寄

附 告

本館另備新式攝影機及大小影戲機各界如欲攝製影片或映演影戲本館均可代攝代演

商務印書館謹啟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詳細敘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未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投稿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六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七 原稿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八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 九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願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 十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願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郵費表	定價表		普通號	特刊號
	本埠	外埠		
每日	一角三分	二角七分	每冊	一元二角
國內(寄古新報費)	二角	三角	每冊	一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三角	每冊	一元二角
外埠	二角七分	三角七分	每冊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二角	三元二角	每冊	一元二角
半年	一元一角	二元一角	每冊	一元二角
三個月	六角	一元一角	每冊	一元二角
一個月	二角	三角	每冊	一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 背痛呀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  
骨痛腰痠及  
經未解症服  
切污毒此丸  
中外真在藥  
靈心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小又(44)